石洲詩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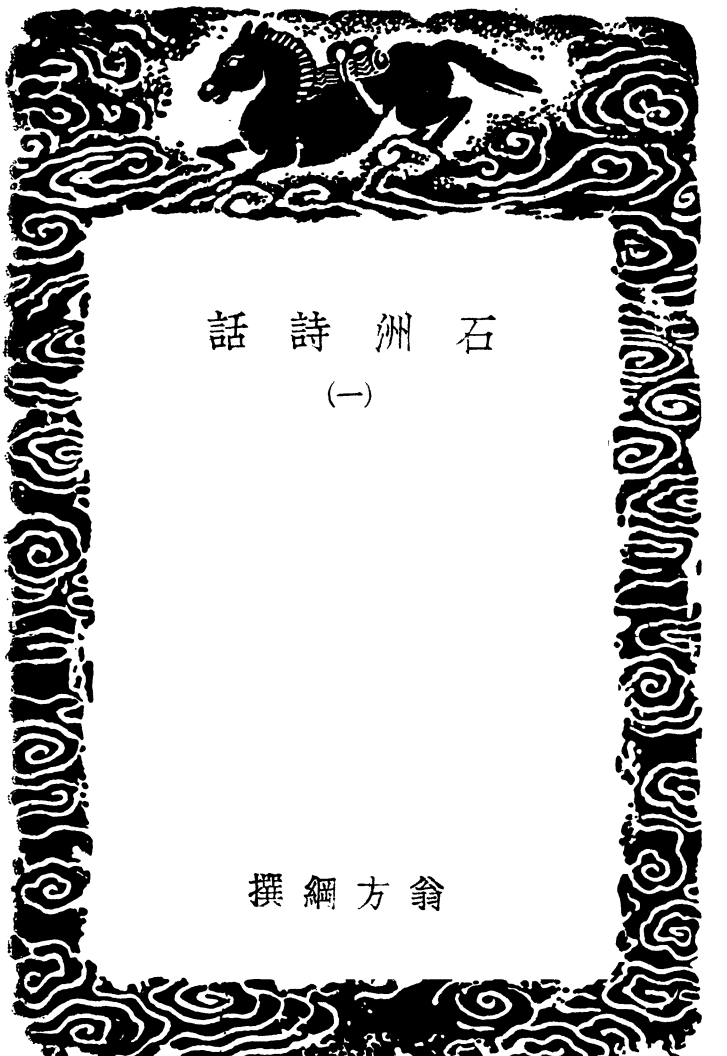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石洲詩話

(一)

翁方綱撰

本館據粵雅堂叢書排印初編各書本僅有此本

自敘

自乙酉春迨戊子夏。巡試諸郡。每與幕中二三同學。隔舷窗論詩。有所剖析。隨手劄小條相付。積日旣久。彙合遂得五百餘條。秋閒諸君皆散歸。又屆報滿受代之時。坐小洲石畔。日與粵諸生申論諸家諸體。因取前所劄記散見者。又補益之。得八百餘條。令諸生各鈔一本。以省口講。而備遺忘。本非詩話也。時乾隆三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覃谿。

石洲詩話卷第一

大興 翁方綱

入唐之初。永與鉅鹿並起。而鉅鹿氣骨尤高。

王無功以眞率疎淺之格。入初唐諸家中。如鸞鳳羣飛。忽逢野鹿。正是不可多得也。然非入唐之根柢。

劉汝州希夷。詩格雖不高。而神情清鬱。亦自奇才。

李巨山汾陰行末四句。明皇聞而掩泣。曰李嶠眞才子也。此事互見明皇傳信記。及鄭嵎津陽門詩注。而一以爲將幸蜀。登花萼樓。使樓前善水調者。登而歌之。一以爲過劍閣下。望山川。忽憶水調辭二條小異。○漢武秋風辭。此結四句脫胎所自也。用其意而不用其詞。特爲妙麗。至老杜渼陂行。竟用其辭而並不相犯。乃尤妙也。此卽詞場祖述。可覘古人之變化。

李巨山詠物百二十首。雖極工切。而聲律時有未調。猶帶齊梁遺習。未可遽以唐人試帖例視。

薛少保驅車越陝郊一篇。卽杜詩所謂少保有古風。得之陝郊篇者也。古風蓋指擬古詠懷之體。今觀此詩。依然阮公遺意也。可見唐初諸公。原有此一種。直至陳拾遺乃獨用此格。直接古調耳。此可見少陵之於唐賢。處處尋求古人門戶。

詩有可以不必分古今體者。如劉生驄馬芳樹上之回等題。後人卽以平仄粘聯之體爲之。豈應別作律

詩乎。在初唐人則平仄又未盡粘聯者。尤可以不必分也。

伯玉感遇詩。朝發宜都渚一章。乃正合古樂府巫山高之本旨。後人作巫山高詩。皆不如此。

唐初羣雅競奏。然尙沿六代餘波。獨至陳伯玉崒兀英奇。風骨峻上。蓋其詣力。畢見於與東方左史一書。

伯玉薊邱覽古諸作。鬱勃淋漓。不減劉越石。而李滄溟止選其燕昭王一首。蓋徒以格調賞之而已。

伯玉峴山懷古云。邱陵徒自出。賢聖幾凋枯。感遇諸作。亦多慨慕古聖賢語。杜公陳拾遺故宅詩云。位下何足傷。所貴者聖賢。正謂此也。今之解杜者。乃謂以聖賢指伯玉。或又怪聖賢字太過。何歟。

杜必簡於初唐流麗中。別具沈摯。此家學所由啓也。

沈雲卿龍池篇。大而拙。其勢開啓三唐。而非七律之盡善者。盧家少婦一篇。斯其佳作。

沈宋律句勻整。格自不高。杼山目以射雕手。當指字句精巧勝人耳。

沈宋應制諸作。精麗不待言。而尤在運以流宕之氣。此元自六朝風度變來。所以非後來試帖所能幾及也。

盧鴻一嵩山十志詩。似是騷裔。而去騷卻遠。此不過自適其適而已。

張燕公秋風樹不靜。君子歎何深。卽杜之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所本也。洞房懸月影。高枕聽江流。卽入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所本也。杜於唐初前哲。大都攬其菁英。不獨原本家學。

曲江公委婉深秀。遠出燕許諸公之上。阮陳而後。實推一人。不得以初唐論。

明順德薛岡生序南海陳喬生詩。謂粵中自孫典籍以降。代有哲匠。未改曲江流風。庶幾才術化爲性情。無愧作者。然有明一代。嶺南作者雖衆。而性情才氣。自成一格。謂其仰企曲江則可。謂曲江僅開粵中流風則不然也。曲江在唐初渾然復古。不得以方隅論。

近時粵中所刻曲江公集。頗未精校。卽如開卷載蘇子瞻一詩。其詞之俚。不知出誰附會。其金鑒錄之僞。則阮亭皇華紀聞已辨之。

王尉灣詩句。張燕公手題政事堂。殷璠謂詩人已來。少有此句。至其終南山一篇。亦自超詣。非復唐初諸公平迤之製。

崔侍郎湜白鹿觀詩。捧藥芝童下。焚香桂女迴。卽杜金華觀詩。焚香玉女跪。霧裏仙人來。所本也。芝童桂女。仙人玉女。皆以仙靈之類爲辭。不必確有所指。近時解杜者。頗穿鑿可笑。

讀孟公詩。且毋論懷抱。毋論格調。只其清空幽冷。如月中聞磬。石上聽泉。舉唐初以來諸人筆。虛筆實。一洗而空之。眞一快也。

崔司勳票疾。有似俠客一流。

崔司馬國輔詩。最有古意。如悵矣秋風時。余臨石頭瀨。更何必以工於發端目古人乎。

齊梁遺音。在唐初者長篇則煩而易濫。短篇則婉而多風。如崔國輔五言小樂府是也。崔司馬樂府。殷璠以爲古人不及。然下簾彈箜篌不忍見秋月。不如爲舞春風多。秋來不堪著。故侵珠履跡。不使玉階行。不如畫眉猶未竟。魏帝使人催也。其故難以言詮。○故侵珠履跡二句。阮亭以爲直用庾詩。然視庾尤巧矣。

盛唐之初。若獨孤常州及薛侍郎據。皆遒勁雄渾。少陵之嚆矢也。侍郎曾與少陵同登慈恩寺塔。今其詩不傳。○邱庶子爲祖員外詠。則右丞之先聲也。

右丞五言。神超象外。不必言矣。至如故人不可見。寂寞平陵東。未嘗不取樂府語以見意也。豈獨唐子西語錄。始以樂府取給詩材乎。

今之選右丞五古者。必取下馬飲君酒一篇。七古則必取終南有茅屋一篇。大約皆自李滄溟啓之。此元遺山所謂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缺砆者也。

古今詠桃源事者。至右丞而造極。固不必言矣。然此題詠者。唐宋諸賢略有不同。右丞及韓文公、劉賓客之作。則直謂成仙。而蘇文忠之論。則以爲是其子孫。非卽避秦之人。至晉尙在也。此說似近理。蓋唐人之詩。但取興象超妙。至後人乃益研核情事耳。不必以此爲分別也。王荊公詩亦如蘇說。而崇甫中汪彥章藻一詩亦佳。乃曰。花下山川長一身。則亦以爲避秦人得仙也。○劉賓客之作。雖自有寄託。然遜諸公詩

多矣。郭茂倩並取入樂府。似未當。

昔人稱李嘉祐詩。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右丞加漠漠陰陰字。精彩數倍。此說阮亭先生以爲夢囈。蓋李嘉祐中唐時人。右丞何由預知。而加以漠漠陰陰耶。此大可笑者也。然右丞此句。精神全在漠漠陰陰字上。不得以前說之謬而概斥之。

岑嘉州詩。忽思湘川老。欲訪雲中君。此乃後人用雲中君之所本也。與九歌原旨不同。

嘉州之奇峭。入唐以來所未有。又加以邊塞之作。奇氣益出。風會所感。豪傑挺生。遂不得不變出杜公矣。

高常侍與岑嘉州不同。鍾退谷之論。阮亭已早辨之。然高之渾朴老成。亦杜陵之先鞭也。直至杜陵。遂合諸公爲一手耳。

李東川王母歌云。若能鍊魄去三尸。後當見我天皇所。此二語前人已言其寓意。然篇中複道歌鐘杳將暮。深宮桃李飛成雪二句。復不讓少陵麗人行楊花青鳥一聯也。東川句法之妙。在高岑二家上。

高之渾厚。岑之奇峭。雖各是成家。然俱在少陵籠罩之中。至李東川則不盡爾也。學者欲從精密中推宕伸縮。其必問津於東川乎。

東川七律。自杜公而外。有唐詩人莫之與京。徒以李滄溟揣摹格調。幾嫌太熟。然東川之妙。自非滄溟所能襲也。

古人唱和。自生感激。若早朝大明宮之作。並出壯麗。慈恩寺塔之詠。並見雄宕。率由興象互相感發。至於裴蜀州之才詣。未遽齊武右丞。而輞川唱和之作。超詣不減於王。此亦可見。

龍標精深。可敵李東川。而秀色乃更掩出其上。若以有明宏正之間。徐迪功尚與李何鼎峙。則有唐開寶諸公。太白少陵之外。舍斯人其誰與歸。○司空表聖之論曰。傑出於江寧宏肆於李杜。信古人不我欺也。

常建第三峯詩。願與黃麒麟。欲飛而莫從。此亦是順口急氣之故。可以取證歐公菱溪大石詩。○常較王孟諸公。頗有急疾之意。此所以爲飛仙也。又多仙氣語。

儲侍御張谷田舍詩。碓嗊舂澗滿。梯倚綠桑斜。雖只小小格致。然此等詩。卻是儲詩本色。謂一人自有一人神理。須略存其本相。不必盡以一概論也。阮亭三昧之旨。則以盛唐諸家。全入一片空澄澹泞中。而諸家各指其所之之處。轉有不暇深究者。學人固當善會先生之意。而亦要細觀古人之分寸。乃爲兩得耳。

常尉以元妙得之。儲侍御以淺淡得之。儲近王。常近孟。而常勝於儲多矣。

元次山別何員外詩。結句不然且相送。醉歡於坐餘。與韓文公送王含序結句同旨。而韓尤妙矣。次山稱文章之弊。煩雜過多。欲變澆靡。以系風雅。然其詩朴拙處過甚。此乃棘子成疾周末文勝。等虎豹犬羊爲一鞟者也。天寶至德之際。英哲相望。似未可盡以文勝抹之。君家遺山所云。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

奈爾何未必次山之詩。遂爲有唐風雅正宗也。獨其詩序。則稍有致。○觀篋中集所錄。其意以枯淡爲高。如以孟東野詩投之。想必愜意也。

盛唐諸公之妙。自在氣體醇厚。興象超遠。然但講格調。則必以臨摹字句爲主。無惑乎一爲李何。再爲王李矣。愚意拈出龍標東川。正不在乎格調耳。

漁洋先生云。李詩有古調。有唐調。分別觀之。所錄止古風二十八首。蓋以爲此皆古調也。然此內如秦皇掃六合。天津三月時。鄭客西入關諸篇。皆出沒縱橫。非斤斤於踐迹者。卽此可悟古調不在規摹字句。如後人之貌爲選體。拘拘如臨帖者。所謂古者。乃不古耳。

子昂、太白。蓋皆疾梁、陳之豔薄。而思復古道者。然子昂以精深復古。太白以豪放復古。必如此乃能復古耳。若其揣摹於形迹。以求合。奚足言復古乎。

漁洋云。韓、蘇七言詩。學急就篇句法。如鴞鴟鷹鵰鴆鵠。騅駏駉駱驪騵騜等句。近又得五言數語。韓詩蚌螺魚鼈蟲。盧仝鰻鱣鮎鯉鰌云云。然此種句法。閒作七言可耳。五言卽非所宜。解人當自知之。蓋漁洋先生所謂五古者。專指唐賢三昧一種淡遠之體而言。此體幽閑貞靜。何可雜以急管繁絃。他日先生又謂東坡效韋蘇州之作。是生查子詞者。卽此旨也。至於五言詩。則初不限以一例。先生又嘗云。感興宜阮陳。山水閒適宜王韋。鋪張敍述宜老杜。若是則格由意生。自當句由格生也。如太白云。天上白玉京。十二

樓五城。若以十二樓五城之句入韋蘇州詩中。豈不可怪哉。不必至昌黎玉川。方爲盡變也。

魏程曉詩云。今世褦襶子。觸熱到人家。字書褦襶不曉事也。晉耐戴而太白詩云。五月造我語。知非佁儗人。字書佁夷在切。癡貌。儗海愛切。儓儗癡貌。儓字下又注云。又他代切。儓儗癡貌。按佁儗音義。並與褦襶相似。太白詩當卽用程詩也。然儓字恐不當與儗字相連。此是字書因佁誤儓耳。

敖器之評太白。謂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悅無定處。愚謂須知太白又自有十分著實處耳。然器之語自妙。

太白詠古諸作。各有奇思。滄溟只取懷張子房一篇。乃僅以豈曰非智勇。懷古欽英風等句。得贊歎之旨乎。此可謂僅拾糟粕者也。○入手虎嘯二字。空中發越。不知其勢到何等矣。乃卻以末字縮住。下三句又皆實事。無一字裝他門面。及至說破報韓。又用雖字一勒。眞乃逼到無可奈何。然後發洩出天地皆震動五個字來。所以其聲大而遠也。不然而但講虛讚空喝。如懷古欽英風之類。使後人爲之。尙不值錢。而況在太白乎。

太白遠別離一篇。極盡迷離。不獨以元肅父子事難顯言。蓋詩家變幻至此。若一說煞反無歸著處也。惟其極盡迷離。乃卽其歸著處。○綠雲謂竹。

太白秋思云。海上碧雲斷。單于秋色來。單于當指臺。

太白云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少陵云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此等句皆適與手會無意相合固不必謂相爲倚傍亦不容區分優劣也

太白五律之妙總是一氣不斷自然入化所以爲難能蘇長公橫翠峨嵋一聯前人比於杜陵峽中覽物之句然太白作上皇西巡南京歌云地轉錦江成渭水天迴玉壘作長安則更大不可及矣○西巡之歌殊於風雅之旨不類安史之亂豈得云輕拂邊塵不觀杜公直書仙仗離丹極妖星帶玉除乎甚且鋪張蜀中濃麗尤爲非體若反言之則不必若正言之則不宜卽不能作北征之篇亦何必有西巡之頌也此事在唐自非細故而李杜二家爲有唐一代詩人冠冕若此之類何以立詩教乎

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其李詩之謂乎太白之論曰寄興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若斯以談將類於襄陽孟公以簡遠爲旨乎而又不然蓋太白在唐人中別有舉頭天外之意至於七言則更迷離渾化不可思議以此爲寄興深微非大而化者其烏乎能之所謂七言之靡殆專指七律言耳故其七律不工

李詩補注一書頗未修整卽如中閒小謝又清發乃以惠連作注竟若不知題爲宣城謝朓樓者此猶蘇詩之王注未經淘洗故耳如有識力者取而刪補訂正之亦快事也

元相作杜公墓係有鋪陳排比潘翰堂與之說蓋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之中有藩籬焉有堂奧焉語本

極明。至元遺山作論詩絕句。乃曰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砆。則以爲非特堂奧。卽藩翰亦不止此。所謂連城璧者。蓋卽杜詩學所謂參苓桂朮君臣佐使之說。是固然矣。然而微之之論。有未可厚非者。詩家之難。轉不難於妙悟。而實難於鋪陳終始排比聲律。此非有兼人之力萬夫之勇者。弗能當也。但元白以下。何嘗非鋪陳排比。而杜公所以爲高曾規矩若。又別有在耳。此仍是妙悟之說也。遺山之妙悟。不減杜蘇。而所作或轉未能肩視元白。則鋪陳排比之論。未易輕視矣。卽如白之和夢遊春五言長篇。以及遊悟眞寺等作。皆尺土寸木。經營締構而爲之。初不學開寶諸公之妙悟也。看之似平易而爲之實艱難。元白之鋪陳排比。尙不可躋攀若此。而況杜之鋪陳排比乎。微之之語。乃眞閱歷之言也。自司空表聖造二十四品。抉盡祕妙。直以元白爲屠沽之輩。漁洋先生韙之。每戒後賢。勿輕看長慶集。蓋漁洋之教人。以妙悟爲主者。故其言如此。當時宣城施氏。已有頓漸二義之論。韓文公所謂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

墓係又舉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三百篇。至子美之作。使仲尼鍛其旨要。尙不知貴其多乎哉。此亦究極波瀾之言。竹垞先生有言。王制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得列於詩者。僅十有一而已。殆所操類鄰國之音。所沿者前人體製。則膠固不知變。變而不能成方。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複。信矣。聖人固未嘗盡以少爲貴。顧其多者篇體何如耳。然漁洋先生謂少陵晚年五律。後半往往重複。墓系

所舉。則但以諸大篇全局論之。南宋金華杜仲高旃讀杜詩有仲尼不容刪之句。可作此註腳自初唐至開寶諸公。非無古調。但諸家既自爲體段。而紹古之作。遂特自成家。如射洪、曲江、是也。獨至杜公。迺以紹古之緒。雜入隨常酬酢布置中。吞吐萬古。沐浴百寶。竟莫測其端倪所在。

奉先詠懷一篇。羌邨三篇。皆與北征相爲表裏。此自周雅降風以後。所未有也。迹熄詩亡。所以有春秋之作。若詩不亡。則聖人何爲獨憂耶。李唐之代。乃有如此大制作。可以直接六經矣。○滄溟首先選次唐詩。而此等皆所不取。乃獨取玉華宮一篇。蓋以萬籟笙竽。秋色瀟灑。爲便於掇拾裝門面耳。

垂老別一首。士門壁甚堅二句。接上加餐。通是述其老妻代慮之詞。勢異鄴城下。以下則行者答慰其妻也。注家多未之及。

羌邨第一首。歸客千里至五字。乃烏雀噪之語。下轉入妻子。方爲警動。烏雀知遠人之來。而妻子驚若直出自不意者。妙絕。妙絕。若直作少陵自說千里歸家。不特本句太實太直。而下文亦都偪緊。無復伸縮之理矣。此等處最是詩家關捩。

而評杜者皆未及。○蘇詩塔上一鈴獨自語。明日顛風當斷渡。下七字卽塔鈴之語也。乃少陵已先有之。

四松詩。得悋千葉黃。悋與恪同。亦慳惜之意。得悋者不得悋也。○或作得愧。非。○足以送老。姿亦錢刻之訛耳。本作足。爲送老資。訛二字卽講不通矣。錢本之謬類如此。他如雨聲先以風。以訛已。種莒高杜曲換耆舊換訛晚。壯遊實唯親弟昆。實訛督。別李義汨吾隘世網。汨訛洎。望獻雲雷屯不足。屯訛此。三川觀水漲之類。實不可

枚舉。

杜之魄力聲音。皆萬古所不再有。其魄力既大。故能於正位卓立鋪寫。而愈覺其超出。其聲音既大。故能於尋常言語。皆作金鐘大鏞之響。此皆後人之必不能學。必不可學者。苟不揣分量。而妄思攀援。未有不顛躓者也。杜五言古詩。活於大謝。深於鮑昭。蓋盡有建安黃初之實際。而幷有王孟諸公之虛神。不可執一以觀之。

漁洋以五平五仄體。近於游戲。此特指有心爲之者言。若杜之凌晨過驪山。御榻在嶕嶢。憂端齊終南。頌洞不可掇。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窠。鴟梟鳴黃桑。野鼠拱亂穴。清暉回羣鷗。瞑色帶遠客。至於山形藏堂皇。壁色立積鐵。於五平五仄之中。出以疊韻。並屬天成。非關游戲也。

乃是蒲城鬼神入阮亭抹之。豈虞其戇耶。然妙處固到極頂。看其上下銜接。是何等神理。不以阮亭之抹而稍減也。昔太倉王宮詹（原祁）嘗自言。作畫使筆如金剛杵。此可以參杜詩。○阮亭先生意在輕行浮彈。不著邊際。見地自高。此所謂言各有當也。卽如歐公明妃曲後篇。阮亭亦嘗譏之。而其妙自不可及。

歌屈鐵迴枝之雙松。故以直幹爲出路。而說者乃以直幹難畫。謂少陵以此戲之。不亦異乎。

杜公相從歌銅盤繞蠟光吐日一句。蘇長公因之作日喻。古人文章。善於脫化如此。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一篇。前云蹴踏風沙。後言騰驤磊落。而中間特著顧視清高氣深穩一句。此

則矜重頓挫。相馬入微。所以苦心莫識。寥寥今古。僅得一支遁一韋諷耳。韋諷只是借作影子亦非僅僅此人眼力足配道林也。此一段全屬自喻。故不覺因而自慨。想到三大禮獻賦時矣。末段徵引翠華。並非尋路作收。此乃正完得可憐二字神理耳。

杜古柏行。中間雖有憶昨一折。然落落盤踞以下。只是渾渾就古柏唱嘆。朱注分上二句咏成都之柏。此二句咏夔府之柏。殊可不必。要知此等處。不須十分板劃也。東坡和張耒高麗松扇詩。可憐堂上十八公。老死不入明光宮。萬牛不來難自獻。裁作團團手中扇。萬牛句可作古柏行誰能送三字注腳。又東坡木山詩。木生不願回萬牛。願終天年仆沙洲。即從不露文章意。脫化而出。古人之善用事如此。

唐之八分。自開元時已多趨肥碩。李潮於爾時筆法。能步武李蔡。故八分小篆歌。謂書貴瘦硬。而以嶧山傳刻之肥本反形之。及後又迴繞八分。乃卻以肉字顯出之。至蘇文忠作墨妙亭詩。則因亭中石刻。自秦篆嶧山褚摹蘭亭以迨顏徐諸人家數既多。體格不一。所云短長肥瘠。飛燕玉環。特總統鑒括之詞。故借杜詩語側入。以見筆鋒耳。此所謂言各有當。不得因此二詩而區別論書之旨。以爲杜蘇殊嗜也。○苕溪漁隱叢話云。唐初書得晉宋之風。故以勁健相尚。褚薛尤極瘦硬。開元天寶以後。變爲肥厚。至蘇靈芝輩。幾於重濁。杜詩云云。雖爲篆而發。亦似有激於當時也。此論與鄙意相合。

漢人分隸古勁。至唐以後乃漸以流麗勝。此詩之所謂不流宕者。不獨對草書言之也。漁洋論此歌有敗

筆。不知指何句而言。蓋漁洋論詩。以格調撐架爲主。所以獨喜昌黎石鼓歌也。石鼓歌固卓然大篇。然較之此歌。則杜有停蓄抽放。而韓稍直下矣。但謂昌黎石鼓歌學杜。則亦不然。韓此篇又自有妙處。

杜公以取樂喧呼之重濁字眼放入。三更風起寒浪湧之下。其手腕有萬鈞之力。如取樂之字眼拋出。如蜻蜓點水。一毫不覺其滯實。此誰能之。而後人不知。一味填實。即如作遊宴詩。將取樂一種字眼放入。有不令人聞而嘔噦者乎。○渠偏不怕。而下文又以歡會字放入。今人不知杜公有多大喉嚨。而以爲我輩亦可如此。所以紛如亂絲也。

陪姚通泉宴東山一首。即渼陂行也。更不用湘妃漢女等迷離之幻字。而直用眞景。則晚年之境更大也。

朱鳳行。願分竹實及螻蟻。盡使鴟梟相怒號。盡即忍切曲禮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左傳公子商人盡其家貸於公。即此盡字也。猶儘教之儘。白黑二鷹詩。雪飛玉立盡清秋之盡亦同。此又劉夢得且盡菴芽斂手延。李義山綠楊枝外盡汀洲。亦皆此盡字。

杜五律亦有唐調。有杜調。不妨分看之。不妨合看之。如欲導上下之脈。溯初盛中之源流。則其一種唐調之作。自不可少。且如五古內贈衞八處士之類。何嘗非選調。亦不可但以杜法概乙之也。此如右軍臨鍾太傅丙舍力命諸帖。未嘗不借以發右軍之妙處耳。

竊謂花柳更無私。卻不如欣欣物自私。更爲化工之筆。願與解人質之。

杜五律所思一首。當是與地下蘇司業一首同時而作。末句無計斷龍泉指蘇也。解此方覺第六句頓挫

之妙。徒勞望牛斗。乃倒因下句生耳。解者或以此二句仍作懷鄭。則不通矣。

杜五律洞房諸作。七律秋興諸作。皆一氣噴灑而出。風涌泉流。萬象吞吐。故轉有不避重複之處。其他諸什。大都類此。其巨細精粗。遠近出入。各自爭毫分寸之間。不必以略複爲疑也。七律到後來實無可以變化處。不得不參以拗體。五律地窄。則不能也。此等處微茫之至。

贈張垍詩。無復隨高鳳。蓋因上數聯敍張之寵遇。不啻朝陽翽羽。故此句落到自己。言不克追隨也。劉會孟謂用古人姓名。錢箋駁之良是。但高鳳二字如此用。則另當記出。

謁先主廟一首。只雜耕二句。跟上仗老臣來。指武侯說。其餘俱與武侯無涉。而說者必牽武侯。所以關張耿鄧句不可通也。錢箋以爲公自敍是矣。而亦不免粘著武侯何也。近又有查初白評本。謂孰與四句。應移至事酸辛之下。此尤謬矣。○乘時應天。皆指先主所謂有王者興必有名世也。事酸辛則正接下歟字。所謂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也。劉夢得蜀先主廟詩得相能開國五字。可作此篇注腳。

杜公之學。所見直是峻絕。其自命稷契。欲因文扶樹道教。全見於偶題一篇。所謂法自儒家有也。此乃羽翼經訓。爲風騷之本。不但如後人第爲綺麗而已。無如飛騰而入者。已讓過前一輩人。不得不懷江左之逸謝鄴中之奇。而緣情綺靡。斯已降一格以相從矣。又無奈所遇不偶。遷流羈泊。併所謂緣情者。只用以慰漂蕩。尤可慨也。故山不見。只作愁賦別離之用。更何堪說。遠想風騷。低徊堂構。牽連綴述。縷縷及之。豈

僅以詩人自許者乎。宣政殿退朝一首五六二句。烘染出遲春容醞藉。而傾心戀君之意。亦復流溢筆墨。讀者但作寫景看淺矣。

杜晚出左掖一詩。較之春宿左省篇。尤爲含蓄醞藉。評家或稱其退食之風度。或稱其得諫臣之體。皆未得其深處。蓋其曰晚出左掖。乃純是一片戀主之忱。融結而出。所以覺得簇仗齊班之際。晝漏殊淺也。散而迷者。非因身在柳邊。正因心在君側耳。末句騎馬二字。筆略宕開。欲雞栖乃正拍合。實自比於日夕雞聒之暫安。而非如所謂出銀臺門上馬謂之大三昧者也。解此則雖出而猶未出。雖栖而猶未栖。卽雖晚而猶未晚也。解此則五六句濃染之筆。更有精神矣。

杜五律雖沈鬱頓挫。然此外尙有太白一種醞盛唐諸公在。至七律則雄闢萬古。前後無能步趨者。允爲此體中獨立之一人。

不覺前賢畏後生。此反語也。言今人嗤點昔人。則前賢應畏後生矣。嬉笑之詞。以此輩不必與莊論耳。○六絕句皆戒後生之沿流而忘源也。其曰今人嗤點。曰爾曹輕薄。曰今誰出羣。曰未及前賢。不惜痛詆今人者。蓋欲俾之考求古人源流。知以古人爲師耳。六首俱以師古爲主。盧王較之近代。則盧王爲今人之師矣。（公有近代惜盧王之句。）漢魏則盧王之師也。風騷則又漢魏之師也。此所謂轉益多師。言其層累而上。師又有師。直到極頂。必須風雅是親矣。此乃汝師汝知之乎。蓋深嫉今人之依牆靠壁。目不見方隅者。而以此儆

覺之也。盧王亦且必祖述漢魏。漢魏亦且必祖述風騷。知此中之誰先。則知今人之所以不古若矣。故曰未及前賢更勿疑也。第五首不薄今人愛古人句。皆作不肯薄待今人說。愚竊以爲不然。使如此說。則下三句俱接不去矣。其曰輕薄爲文哂未休。卽指今人之好嗤點古人者。此句之今人亦猶是也。薄乎云者。卽上輕薄之薄。言今無出羣之雄。而翻多嗤點前輩。則此風乃今時之薄也。故反言以醒之曰。若不此之薄。而不古之愛。（文法猶如不有祇飫之佞。而有宋朝之美。）則必逐逐於詞句之巧麗而已。吾知其不深求古人立言之意。而但惟是一詞之美一聯之麗。必依附爲鄰而已耳。揣其意亦豈不謂從此可以方駕屈宋哉。然自我觀之。恐與齊梁作後塵也。如此則不流於僞體不止。與下章未及句亦復針鋒相接也。別裁僞體。正是薄之也。親風雅正是愛之也。杜陵薄今人嗤點之輩。至於如此。與爾曹身名俱滅之言。未免太刺骨矣。故題之曰戲也。（皇甫持正嘗歎時人詩。未有略賓王一字。已黜宋玉爲罪人矣。此語可作六絕句注腳。）

杜晚洲詩。危沙折花當注家或以爲花蒂非是。

李陵蘇武是吾師。此七字乃孟雲卿平日論詩之語。觀下句可見。

孰知二謝將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言欲以大小謝之性靈。而兼學陰何之苦詣也。二謝只作性靈一邊人看。陰何只作苦心鍛鍊一邊人看。似乎公之自命乃欲兼而有之。亦初非眞欲學陰何。亦初非眞自許爲二謝也。正須善會。

杜詩自在嬌鶯恰恰啼。今解恰恰爲鳴聲矣。然王績詩年光恰恰來。白公悟眞寺詩。恰恰金碧繁。疑唐人類如此用之。又韓文公華山女詩。聽衆狎恰排浮萍。白樂天櫻桃詩。洽恰舉頭千萬顆。狎恰卽洽恰。杜詩有不待辨而知者。如鼓角漏天東之用大小漏天。遺恨失吞吳之爲失在吞吳。筍根稚子之指筍。皆灼然無疑。而說者必嘵嘵不已。何也。

近日有讀杜心解一書。如送遠九日崔氏莊諸葛大名等篇。所解誠有意味。然苦於索摘文句。太頭巾酸氣。蓋知文而不知詩也。不過較之杜詩論文、杜詩詳註等。略爲有說耳。其實未成片段。

石洲詩話卷第二

劉隨州龍門八詠。體清心遠。後之分題園亭諸景者。往往宗之。

偶讀高季迪吳越紀遊詩。海昌城樓望海之作。嘆其筆力優裕。因思劉文房龍興寺望海詩。似覺閑散。而乃更切實更闊大。前人之不可及如此。然非心氣甯定之後不知也。

杜公不意書生耳。臨衰厭鼓鼙。與劉隨州跡遠親魚鳥。功成厭鼓鼙。不同。

隨州七律漸入坦迤矣。坦迤則一往易盡。此所以啓中晚之濫觴也。隨州只有五古。可接武開寶諸公耳。

○錢仲文七律平雅。不及隨州。而撐架處轉過之。

盛唐之後。中唐之初。一時雄俊。無過錢劉。然五言秀絕。固足接武。至於七言歌行。則獨立萬古。已被杜公占盡。仲文文房。皆浥右丞餘波耳。然卻亦漸於轉調伸縮處。微微小變。誠以熟到極處。不得不變。雖才力各有不同。而源委未嘗不從此導也。

王孟諸公。雖極超詣。然其妙處。似猶可得以言語形容之。獨至韋蘇州。則其奇妙全在淡處。實無迹可求。不得已則取徐迪功所謂朦朧萌拆渾沌貞粹八字。或庶幾可仿象乎。○柳州稍重。然妙處亦復不減。儲得陶之質。韋得陶之雋。

班婕妤怨歌行云出入君懷裏動搖微風發已自恰好至江文通擬作則有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烟霧之句斯爲刻意標新矣迨劉夢得又演之曰上有乘鸞女蒼蒼網蟲遍卽此可悟詞場祖述之祕妙也

劉賓客自稱其平蔡州詩城中晨雞喔喔鳴城頭鼓角聲和平云云意欲駕於韓碑柳雅此詩誠集中高作也首句城中一作汝南古雞鳴歌云東方欲明星爛爛汝南晨雞登壇喚蔡州卽汝南地但曰晨雞自是用樂府語而城中城頭兩兩唱起不但於官軍入城事醒切抑且深合樂府神理似不必明出汝南而後覺其用事也末句忽驚元和十二載更妙此以竹枝歌謠之調而造老杜詩史之地位正與大歷三年調玉燭二句近似此由神到不可強也○其第二首漢家飛將下天來馬箠一揮門洞開亦確是李愬夜半入蔡眞情事下轉入從容鎭撫歸到相公正復得體敍淮西事當以夢得此詩爲第一

劉賓客西塞山懷古之作極爲白公所賞至於爲之罷唱起四句洵是傑作後四則不振矣此中唐以後所以氣力衰颯也固無八句皆緊之理然必鬆處正是緊處方有意味如此作結毋乃飲滿時思滑之過耶荆州道懷古一詩實勝此作

劉賓客之能事全在竹枝詞至於鋪陳排比輒有傖俗之氣山谷云夢得竹枝九章詞意高妙昔子瞻嘗聞余詠第一篇歎曰此奔軼絕塵不可追也又云夢得樂府小章優於大篇極爲確論山谷又賞其淮陰行而疑脫菜二字今刻本則是晚來耳

東坡峽山寺詩。山僧本幽獨。乞食況未還。雲碓水自舂。松門風爲關。語意全本皇甫孝常送少微上人詩。但令人不覺耳。又寶庠金山行。歘然風生波出沒。瀴濦晶熒無定物。居人相顧非世間。如到日宮經月窟。信知靈境長有靈。住者不得無仙骨。數語。卽東坡金山詩所脫胎也。在庠詩本非高作。而蘇公脫出實境來。神妙遂至不可測。古人之善於變化如此。

白公天竺詩。本皇甫孝常秋夕寄懷契上人詩而出。以連珠體自令人不覺。此等處皆足見古人之脫化。

自錢劉以下。至韓君平輩。中唐諸子七古。皆右丞調也。全與杜無涉。

劉賓客詩品。無論錢劉。柳尙在郎君胄韓君平之下。

韓君平鳴磬夕陽盡。捲簾秋色來。已漸開晚唐之調。蓋律體奇妙。已無可以爭勝前人。故不得不於一二平仄間。小爲變調。而骨力漸靡。則不可強爲也。

大歷十才子。盧綸、司空曙、耿湋、李端諸公一調。韓君平風致翩翩。尙覺右丞以來。格韻去人不遠。皇甫兄弟其流亞也。郎君胄亦平雅。獨錢仲文當在十子之上。○江鄰幾所志乃十一人。有皇甫曾而無冉無韓翃。不知何所據也。王應麟玉海所記。與唐書盧綸傳同。是十人。有韓無兩皇甫。然兩皇甫爾時極負重望。不知何以不入十子之列。若有曾無冉。則尤不可解矣。且升盧於錢之上。亦不知何謂。

古詩爲焦仲卿妻作。云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牀。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勤心養公姥。好自相扶將。初

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顧況棄婦詞。乃云。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牀。今日辭君去。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直致而又帶倡氣。可謂點金成鐵。

顧逋翁歌行。邪門外道。直不入格。

戎昱詩亦卑弱。滄浪詩話謂昱在盛唐爲最下。已濫觴晚唐是也。然戎昱赴衡伯玉之辟。當是大歷初年。其爲刺史。乃在建中時。應入中唐。不應入盛唐。

戴容州懷素上人草書歌。始從破體變風姿。可證義山韓碑語。

容州七古。皮鬆肌軟。此又在錢劉諸公下矣。

戴容州嘗拈藍田日暖良玉生烟之語以論詩。而其所自作殊平易淺薄。實不可解。

中唐六七十年之間。除韋柳韓三家古體當別論。其餘諸家。堪與盛唐方駕者。獨劉夢得李君虞兩家之七絕。足以當之。

韓公猗蘭操。雪霜貿貿。薝蔔之茂。按傳元輩逃行歷九秋篇。薝與蔔分夏零。蘭桂踐霜逾馨。董仲舒雨雹對薝蔔始生由陽升也。薝蔔正當寒冬所生。故曰雪霜貿貿。祇惟薝蔔之是茂也。與傳元同用以託蘭。而意有反正。○子如不傷二句。在篇中爲最深語。蓋有不妨聽汝獨居之意。較不採何傷。更進一層。然說著不傷。而傷意已深矣。此亦妙脫本詞也。前曰何傷。後曰之傷。迴環婉摯。評家或以子指夫子。我指蘭。非是。

韓文公岳陽樓詩。宜春口未知在何處。注以爲宜春郡。非也。且上句云在袁州。而下句夜纜巴陵洲。注云即岳州。亦殊可笑。

妥帖力排奡。奡字五百家注本內。引論語奡盪舟甚是。宋末月泉吟社送詩賞小劄云。語無排奡。體不效崑。此可證也。舊以奡與傲同。作排奡兩字連說者。未然也。

文公雙鳥詩。即杜詩春來花鳥莫深愁。公詩萬類困陵暴之意。而翻出之。其爲己與孟郊無疑。劉文成二鬼詩出於此。

唐詩似騷者。約言之有數種。韓文公琴操。在騷之上。王右丞送迎神曲諸歌。騷之匹也。劉夢得竹枝。亦騷之裔。盧鴻一嵩山十志詩。最下。

文公琴操。前人以入七言。古蓋琴操琴聲也。至蘇文忠醉翁操。則非特琴聲。乃水聲矣。故不近詩而近詞。

昌黎劉生詩。雖紀實之作。然實源本古樂府橫吹曲。其通篇敍事。皆任俠豪放一流。其曰東走梁宋南逾橫嶺。亦與古曲五陵三秦之事相合。末以酬恩讐結之。仍還他俠少本色。不然昌黎豈有教人以官爵酬恩讐者耶。不惟用樂府題。兼且用其意。用其事。而卻自紀實。並非仿古。此脫化之妙也。

韓文公約六經之旨而成文。其詩亦每於極瑣碎極質實處。直接六經之脈。蓋爻象繇占典謨誓命。筆削記載之法。悉醞入風雅正旨而具有其遺味。自東晉韋孟以來。皆未有如此沈博也。

諫果雖苦。味美於回。孟東野詩則苦澀而無回味。正是不鳴其善鳴者。不知韓何以獨稱之。且至謂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亦太不相類。此眞不可解也。蘇詩云。那能將兩耳。聽此寒蟲號。乃定評不可易。

李長吉驚才絕豔。鏘宮戛羽。下視東野。眞乃蚯蚓竅中蒼蠅鳴耳。雖太露肉。然卻直接騷賦。更不知其逸詩。復當何如。此眞天地奇彩。未易一洩者也。

長吉惱公一篇。直是徐庾妙品。不知者乃編入律詩。誤矣。看其通用韻處自明。

韓門諸君子。除張文昌另一種自當別論。皇甫持正、李習之、崔斯立、皆不以詩名。惟孟東野、李長吉、賈閬仙、盧玉川、四家。倚仗筆力。自樹旗幟。蓋自中唐諸公漸趨平易。勢不可無諸賢之撐起。然詩以溫柔敦厚爲教。必不可直以麤硬爲之。此內惟長吉錦心繡口。上薄風騷。不專以筆力支架爲能。其餘若玉川月蝕一篇。故自奇作。閬仙五律。亦多勝概。外此則如東野玉川諸製。皆酸寒幽澀。令人不耐卒讀。劉叉冰柱雪車二詩。尤爲粗直傖俚。而韓公獨謂孟東野以其詩鳴。則使人惑滋甚矣。

孟盧皆硜硜小音。執定不化。安可接武韓詩。必欲求接韓者。定推歐陽子。

韓公效玉川月蝕之作。刪之也。對讀之最見古人心手相調之理。然玉川原作。雄快不可逾矣。

撫言稱。賈島跨驢天街。吟落葉滿長安之句。唐突京尹。然此詩聯對處極爲矯變。必非湊泊而成者也。

劉言史亦昌谷之流。但少弱耳。嚴滄浪詩話賞之。終未爲昌谷敵手也。張碧則更傖氣矣。

張王樂府天然清削。不取聲音之大。亦不求格調之高。此眞善於紹古者。較之昌谷奇豔不及。而眞切過之。

歐陽詩話云。王建宮詞言唐禁中事。皆史傳小說所不載。唐詩紀事乃謂建爲渭南尉。贈內官王樞密云云。以解之。然其詩實多祕記。非當家告語所能悉也。其詞之妙。則自在委曲深摯處。別有頓挫。如僅以就事直寫觀之淺矣。

元和閒權武二相。詞並清超。可接錢劉。武公之死。有關疆場。而文詞復清雋不竭。可稱中唐時之劉越石。嚴滄浪但舉權相猶未盡也。

白公五古。上接陶。下開蘇陸。七古樂府。則獨闢町畦。其鉤心鬬角。接筍合縫處。殆於無法不備。

白公官牛樂府。從丙吉問喘事翻出。

白公之妙。亦在無意。此其似陶處也。卽如宋人詩。有時俗物不稱意。無數好山俱上心。稱爲佳句。而白公則云。有山當枕上。無事到心中。更爲自然。

白詩巫山暮足霑花雨。隴水春多逆浪風。語本杜詩。夜足霑沙雨。春多逆水風。

竹枝泛詠風土。柳枝則詠柳。其大較也。然白公楊柳枝詞。葉含濃露如啼眼。枝嫋輕風似舞腰。小樹不禁攀折苦。乞君置取兩三條。於詠柳之中。寓取風情。此當爲楊柳枝詞本色。薛能乃欲搜難抉新。至謂劉白

宮商不高亦妄矣。

唐人詩至白公。自不當盡以阮亭先生所講第一義繩之。蓋白公詩。格調聲音之皆不事也。阮亭力戒人看長慶集。但取其一二小詩。此在阮亭先生固當如此。阮亭獨標神韻。言各有當耳。阮亭先生意中。卻非抹煞白公之妙也。看十選中所取自見。尙恨胡孝轅十籤。阮亭未嘗全見耳。

白公之爲長恨歌。霓裳羽衣曲諸篇。自是不得不然。不但不蹈杜公韓公之轍也。是乃瀏灕頓挫。獨出冠時。所以爲豪傑耳。始悟後之欲復古者。眞強作解事。

張王已不規規於格律聲音之似古矣。至元、白乃又伸縮抽換。至於不可思議一層之外。又有一層。古人必無依樣臨摹以爲近古者也。

元相望雲騅歌。賦而比也。玉川月蝕詩。點逗恆州事。則亦賦而比也。而元則更切本事矣。詩至元白。針線鉤貫。無乎不到。所以不及前人者。太露太盡耳。

徐昌國燕歌易水動劍舞白虹流。本於鮑溶秋思詩。燕歌易水怨。劍舞蛟龍腥也。徐之學古。能以神致發揮之。所以爲妙。

張祜金山詩。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只唐人常調耳。而譚藝家奉爲傑作。失之矣。

甲唐之末。如呂、温、鮑溶之流。概少神致。李涉、李紳稍爲出類。然求之張、王、元、白數公。皆未能到。況前人耶。

盛之後漸趨坦迤。中之後則漸入薄弱。所以秀異所結。不得不歸樊川玉溪也。

張祜絕句。每如鮮葩颭灩。斂水泊浮。不特故國三千里一章見稱於小杜也。

徐凝廬山瀑布詩。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白公所稱。而蘇公以爲惡詩。芥隱筆記謂本天台賦飛流界道之句。然詩與賦自不相同。蘇公固非深文之論也。至白公稱之。則所見又自不同。蓋白公不於骨格間相馬。惟以奔騰之勢論之耳。阮亭先生所以與白公異論者。其故亦在此。

李贊皇詩亦軼倫。雖不敵香山。亦權武、二相之亞也。

李廓樂府。視張王大減。不知才調集。何以捨仲初而獨取之。此自是好惡各別。而阮亭先生十選。以應付彼十家則有餘。不可以概三唐作者也。

周賀五律。頗有意味。在中末、晚初、諸人五律之上。尙可頡頏溫岐。

姚武功詩。恬淡近人。而太清弱。抑又太盡。此後所以漸靡靡不振也。然五律時有佳句。七律則庸軟耳。大抵此時諸賢。七律皆不能振起。所以不得不讓樊川、玉溪也。

小杜感懷詩。爲滄州用兵作。宜與罪言同。讀郡齋獨酌詩意亦在此。王荊公云。末世篇章有逸才。其所見者深矣。

小杜濃薰班馬。香對屈宋。說自指班固馬相如。此二句謂詩賦也。上文已拈史書閱與亡。此不應復及馬

史班史。杜詩以我似班揚。班與揚可合稱。則馬亦可合稱。不必定指馬遷也。今人但因班馬異同書名。熟在人口。因以此句指二史。其實非也。

樊川眞色眞韻。殆欲吞吐中晚。千萬篇正亦何必效杜哉。小杜詩自滴堦前大梧葉。干君何事動哀吟。亦在南唐吹皺一池春水語之前。可證杜黑白鷹語。

小杜之才。自王右丞以後。未見其比。其筆力迴斡處。亦與王龍標。李東川。相視而笑。少陵無人謫仙死。竟不意又見此人。

只如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烟輕颺落花風。自說江湖不歸事。阻風中酒過年年。直自開寶以後百餘年。無人能道。而五代南北宋以後。亦更不能道矣。此眞悟徹漢魏六朝之底蘊者也。

詩不但因時。抑且因地。如杜牧之云。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此必是陝西之終南山。若以詠江西之廬山。廣東之羅浮。便不是矣。即如夜足霑沙雨。春多逆水風。不可以入江浙之舟景。閶闔晴開訣蕩蕩。曲江翠幕排銀牓。不可以詠吳地之曲江也明矣。今教粵人學爲詩。而所習者止是唐詩。只管蹈襲。勢必盡以西北方高明爽塏之時景。熟於口頭筆底。豈不重可笑歟。所以閩十子、吳四子、粵五子、皆各操土音。不爲過也。○格調自要高雅。不以方隅自限。此則存乎其人耳。

玉溪五律。多是絕妙古樂府。蓋玉溪風流醞藉。尤在五律也。近時程午橋補注。以爲花鳥諸題。多是平康

北里之志良然。

義山碧城三首。或謂咏其時貴主事。蓋以詩中用蕭史及董偃水精盤事。阮亭先生亦取其說。然竹垞跋楊太眞外傳。則謂妃不由壽邸入宮。證以此三詩。一咏妃入道。一咏妃未歸壽邸。一咏明皇與妃定情。係七月十六日。此說當爲定解。而注家罕有引之者。

藥轉一篇。程箋以爲如廁之義。亦謂出自竹垞。然此詩之境頗淺。

徵婉頓挫。使人蕩氣迴腸者。李義山也。自劉隨州而後。漸就平坦。無從覩此丰韻。七律則遠合杜陵。五律七絕之妙。則更深探樂府。晚唐自小杜而外。惟有玉溪耳。溫岐、韓偓、何足比哉。

歐公言平生作文。得自三上。予嘗戲謂義山詩。殆兼有之。鬱金堂北畫樓東。廁上詩也。天上眞龍種。馬上詩也。臥後清宵細細長。枕上詩也。

飛卿七古調子元好。卽如湖陰詞等曲。卽阮亭先生之音節所本也。然飛卿多作不可解語。且同一濃麗。而較之長吉。覺有傖氣。此非大雅之作也。

溫詩五律。在姚武功之上。蓋溫詩短篇則近雅。如五古欲出鴻都門一篇。實高作也。

許丁卯五律。在杜牧之下。溫岐之上。固知此事不盡關塗澤也。七律亦較溫清迥矣。趙嘏五七律。亦皆清迥。許之匹也。

馬戴五律。又在許丁卯之上。此直可與盛唐諸賢儕伍。不當以晚唐論矣。然終覺樊川義山之妙不可及。司空表聖在晚唐中。卓然自命。且論詩亦入超詣。而其所自作。全無高韻。與其評詩之語竟不相似。此誠不可解。○二十四品眞有妙語。而其自編一鳴集。所謂撐霆裂月者。竟不知何在也。

曹鄴劉駕古詩。皆無足取。李羣玉五古。實勝司空表聖。不可以名譽而甲乙之也。表聖秋思詩。阮亭所選。然只得五六一聯耳。

陸魯望謂張祜元和中作宮體小詩辭曲豔發。及老大稍窺建安風格。誦樂府錄知作者本意。短章大篇。往往間出諫諷怨譎。時與六義相左右。善題目佳境。言不可刊置他處。此爲才子之最。此段論詩。極有見。而其所自作。未能擇雅。何也。○所謂不可刊置別處。非如今日八股體曲曲鉤貫之謂也。乃言每一篇。各有安身立命處耳。如太白遠別離、蜀道難、等篇。極其迷離。然各篇自有各篇之歸宿收拾。卽如樂府各題。各自一種神氣。以此易彼。則毫釐千里矣。

皮陸聯句詩。勝其自作。蓋兩賢相當。節短勢偪。則反掩其孱弱之狀也。○聯句體。自以韓孟爲極致。然韓孟太險。皮陸一種。固是韓孟後所不可少。

鄭嵎津陽門詩。只作明皇內苑事實看。不可以七古格調論之。

杜詩公孫大孃弟子舞劍器行。但稱公孫劍舞初第一。津陽門詩云。公孫劍伎方神奇。其注則直云。有公

孫大娘舞劍。當時號爲雄妙。劍舞劍伎語尙可通。至云舞劍則毋乃傳聞異詞耶。豈當時人卽以劍器曲名呼爲舞劍歟。

晚唐人七律。只於聲調求變。而又實無可變。故不得不轉出三五拗用之調。此亦是熟極求生之理。但苦其詞太淺俚耳。然大約出句拗第幾字。則對句亦拗第幾字。阮亭先生已言之。至方干每見北辰思故園。則單句三五自拗。此又一格。蓋必在結句而後可耳。

胡曾詠史絕句俗下。令人不耐讀。

唐彥謙師溫八叉。而頗得義山風致。但稍弱耳。

鄭都官以鷓鴣詩得名。今卽指煖戲煙蕪云云之七律也。此詩殊非高作。何以得名於時。鄭又有貽歌者云。座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春風唱鷓鴣。此雖淺。然較彼詠鷓鴣之七律卻勝。

吳融李周彈箏歌起句。古人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乃知此語未必然。李周彈箏聽不足。此起法已開元人門逕。

韓致堯香奩之體。遡自玉臺。雖風骨不及玉溪生。然致堯筆力清澈。過於皮陸遠矣。何遜聯句。瘦盡東陽。固不應盡以脂粉語擅場也。

韓致堯寒食日重遊李氏園亭一篇。以七律作扇對格。此前人所少也。

咸通十哲概乏風骨方干、羅隱、皆極負詩名而一望荒蕪實無足採杜荀鶴至令嚴滄浪目爲一體亦殊淺易大約讀唐詩到此時披沙揀金甚爲不易即追想錢劉諸公已爲高曾規矩又毋論開寶也

阮亭先生綠楊城郭是揚州爲時所稱至形諸圖畫然唐人韋莊已有初日照揚州之句此尤自然可愛也然韋集又有綠楊城郭雨淒淒之句乃華下作則似乎不類

韋莊在晚唐之末稍爲官樣雖亦時形淺薄自是風會使然勝於咸通十哲多矣

羅虬比紅兒詩俚劣之甚亦胡曾詠史曹唐遊仙之類乃以此得名於時亦奇矣

曹唐如巫婆念咒化齋令人掩耳欲其亟去

楊誠齋謂詩至晚唐益工蓋第挑摘於一聯一句間耳以字句之細意刻鏤固有極工者然形在而氣不完境得而神不遠則亦何貴乎巧思哉

杼山觀王右丞維滄州圖歌云滄洲說近三湘口誰知卷得在君手披圖擁褐臨水時儼然不異滄洲麥此篇在唐人本非傑出之作而何仲默題吳偉畫用此調法遂成巨觀此所貴乎相機布勢脫胎換骨之妙也今苦取杜陵題畫膾炙人口之大篇摹其韻句調法有是理乎

東坡十二琴詩若言絃上有琴聲云云已爲禪偈子矣而杼山戛銅椀爲龍唫歌云未必全由戛者功聲生虛無非椀中則更在前

詩話載唐僧齊己謁鄭谷獻詩自封修藥院別下著僧牀谷覽之云請改一字方可相見經數日再謁改云別墮著僧牀谷嘉賞結爲詩友此一字元本改本俱無好處不知鄭谷何以賞之唐詩僧多卑卑之格惟皎然靈一差勝

釋子之詩閨秀之詩各自一種隨其所到皆可成名獨於應制之作非其所宜此體自應求諸文學侍從之彥豈可以此等當之若唐詩內所載上官婉兒與貝州宋氏娣娣詩皆是也近日顧俠君撰詩林韶濩多錄釋子之詩殊令人生厭

晚唐之漸開鬆浮者莫如皮陸之可厭此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後之不從事於大本大原而專以撏摭鬬湊爲事者實此一種啓之楊誠齋所以不免也

此事必要從源頭打出方是眞境卽聖人所謂言有物也若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則安得有通之日哉厥弊之滋不能不追憾皮陸一輩人然有志者竟當自立奈何怨古人耶甚矣廓除一切之難也

漁洋十選大意歸重在殷璠元結二本而以文粹爲備文粹首載樂章樂歌琴操韙矣然元次山之補樂歌徒有幽深之韻未爲古雅之則至皮襲美補九夏歌豈足與韓之琴操同日而語耶

石洲詩話卷第三

宋初柳仲塗以古文名家遠紹韓柳其刻石湘妃廟詩詞氣亦近樊宗師之徒於風雅殊遠騎省雖入宋初尙沿晚唐靡弱之音南唐後主詩亦然騎省挽吳王二章自是合作小畜集五言學杜七言學白然皆一望平弱雖云獨開有宋風氣但於其間接引而已

西崑酬唱諸公皆以楊錢劉三公爲之倡其刻畫玉溪可謂極工

宋子京筆記晏丞相末年詩見編集者乃過萬篇唐人以來未有又云天聖初元以來縉紳間爲詩者益少唯丞相晏公殊錢公惟演翰林劉公筠數人而已按元獻有臨川集紫微集今所傳元獻詩或未得其全耳然亦去楊劉未遠

蘇文忠金門寺跋李西臺與二錢唱和詩云五季文章墮劫灰昇平格力未全回故知前輩宗徐庾數首風流似玉臺蓋宋初諸公習尙如此至歐蘇始挽正之

宋初之西崑猶唐初之齊梁宋初之館閣猶唐初之沈宋也開啓大路正要如此然後篤生歐蘇諸公耳但較唐初則少陳射洪一輩人此後來所以漸薄也

宋初司馬池行色詩或謂范文正野色詩足以配之然二詩皆一時佇興故佳不比後人某聲某影連類

成題也。

宋莒公兄弟。並出晏元獻之門。其詩格亦復相類。皆去楊、劉、諸公不遠。（滄洋云。宋景文近體。無一字無來歷。而對仗精確。非讀萬卷者不能。查初白云。楊大年。宋子京輩。務爲艱澀。隱僻。以誇其能。二先生之論。可以互參。）

胡武平、王君玉。皆塘與晏、宋方駕。大約宋初諸公。多自晚唐出耳。

宋元憲、景文、王君玉。並遊晏元獻之門。其詩格皆不免楊劉之遺。雖以文潞公、趙清獻、亦未嘗不與諸人同調。此在東都。雖非極盛之選。然實亦爲歐、蘇基地。未可以後有大匠。盡行抹卻也。

石門吳孟舉鈔宋詩。略西崑而首取元之。意則高矣。然宋初眞面目。自當存之。元之雖爲歐蘇先聲。亦自接脈而已。至於林和靖之高逸。則猶之王無功之在唐。初不得徑以陶韋嫡派誣之。若夫柳、穆、尹、學在師古。又不以詩擅長矣。

吳序云。萬歷間李袠選宋詩。取其遠宋而近唐者。曹學佺亦云。選始萊公。以其近唐調也。以此義選宋詩。其所謂唐。終不可近也。而宋詩則已亡矣。此對嘉隆諸公吞剝唐調者言之。殊爲痛快。但一時自有一時神理。一家自有一家精液。吳選似專於硬直一路。而不知宋人之精腴。固亦不可執一而論也。且如入宋之初。楊文公輩雖主西崑。然亦自有神致。何可盡祧去之。而晏元獻、宋元憲、宋景文、胡文恭、王君玉、文潞公。皆繼往開來。肇起歐、王、蘇、黃盛大之漸。必以不取濃麗。專尚天然爲事。將明人之吞剝唐調以爲復古

者。轉有辭矣。故知平心易氣者。難也。

觀歐公答劉廷評詩。蓋嘗以五代史。資原父訂證。不獨集古錄與有功也。

歐公有太白戲聖俞一篇。蓋擬太白體也。然歐公與太白本不同調。此似非當家之作。廬山高亦然。

張子野吳江七律。於精神丰致。兩擅其奇。不獨西溪無相院之句。膾炙人口也。過和靖居詩。亦絕唱。

石守道慶歷聖德詩。仿韓元和聖德詩而作。顧其末段。音節頗欠調叶。未可以變化藉口。當是伉厲之氣。不受繩律耳。

蘇子美淮中晚泊、犢頭初晴、遊滄浪亭、諸絕句。妙處不減唐人。

歐公謂蘇子美筆力豪雋。以超邁橫絕爲奇。劉後村亦謂蘇子美歌行雄放。今觀其詩。殊不稱。似尙不免於孱氣傖氣。未可與梅詩例視。

山谷謂荆公之詩。莫年方妙。然格高而體下。此語甚當。又敎器之有鄧艾縋兵入蜀之喻。亦是妙語。

王荆公詩。強逐蕭騷水。遙看慘淡山。李鴈湖注云。白傅池殘寥落水。窗下悠颺風。唐人多有此句法。然唐太宗固已有色含輕重霧。香引去來風之語。

纖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二句。荆公集中再見。

荆公謂用漢書語。止可以漢書語對。若參以異代語。便不相類。李鴈湖又謂公以梵語對梵語。如阿蘭若

率堵波之類。此理亦是神氣之謂。

一鳥不鳴山更幽。自不如鳥鳴山更幽。王介甫好爭長短。如此類之小者亦然。

王半山青山繚繞疑無路。忽見千帆隱映來。秦少游菰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所祖也。陸放翁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乃又變作對句耳。

王介甫殘菊詩。黃昏風雨打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小說載嘉祐中歐陽文忠見此詩。笑曰百花盡落。獨菊枝上枯耳。因戲曰。秋英不比春花落。爲報詩人子細看。或又誤作王君玉詩。今世俗又傳作東坡笑之。介甫聞之曰。是不知楚辭云。夕飡秋菊之落英。歐陽九不學之過也。李鴈湖王荊公詩注云。落英乃是桑之未落。華落色衰之落。非必言花委於地也。歐王二巨公。豈不曉此。小說謬不可信也。又蔡絛西清詩話云。落始也。今按始之義。乃落成之落。自與此落字不同。而詩既以飄零滿地爲言。則似亦不僅色衰之義矣。

王荊公詩。迢迢建業水。中有武昌魚。如此鍊用古語。可謂入妙。

王岐公、君玉從弟也。其詩亦不減君玉。大抵眞宗、仁宗、朝諸鉅公詩。多精雅整麗。蓋自宋初楊、劉、以降。其源漸宏肆。遂不得不放出歐、蘇矣。

陳襄述古。亦是妍好一路。而不及張子野。

公是、公非、二集不傳。阮亭亦僅稱原父之涼風響高樹二句耳。厲太鴻乃輯得原父十四首。貢父十一首。

內如原父鐵漿館檀州五律。貢父長蘆寺七律。自校書郎出倅秦州七絕。皆傑作也。然李鴈湖王詩注所載金陵懷古四詩。尚未採入。

朱子謂李泰伯文字。得之經中。皆自大處起議論。范文正薦之。以爲著書立言。有孟軻、揚雄之風。此不可以詩人論也。惟阮亭所採諸絕句有致。而吳鈔轉不具錄。

蘇才翁與子美聯句。送梁子熙四言一篇。句句奇壯。魏武對酒當歌後。應推此篇。明道雜志稱才翁詩書俱過子美也。

宛陵以河豚詩得名。然此詩亦自起處有神耳。

都官詩。天眞蘊藉。自非郊寒可比。然其直致處則相同。亦不免微帶酸苦意。唐宋之有韓、歐、皆振起一代。而同時心交者。乃俱以刻苦出之若此。亦異矣。○敖器之謂歐公若四瑚八璉。止可施之宗廟。梅詩則正與相反。至謂關河放溜。瞬息無聲。比喻亦妙絕矣。

都官思筆。皆從刻苦中逼極而出。所以得味反淺。不如歐公之敷愉矣。讀此方識荊公之高不可及也。○刻苦正須從敷愉中出。然梅公之筆。殊於魚鳥洲渚有情。此則孟東野所不能也。

一篇之中。步步押險。此惟韓公雄中出勁。所以不露韻痕。然視自然渾成不知有韻者。已有閒矣。至若梅宛陵以清瘦之筆。每押險韻。無韓之豪。而肖韓之勁。恐未必然也。

李供奉雜言之體。乃壯浪者優爲之。豈可以清直之筆仿乎。而宛陵集亦有之。固無怪其擊賞歐公廬山高至於傾倒若彼也。

蘇文忠月華寺詩。自注寺鄰岑水場。施者皆坑戶也。百年閒蓋三焚矣。語足儆頑。不特爲彼宗說法也。查初白注引余靖大峒山記。有月華之名。按大峒山自在郡北五十里。所謂月華當別一處。此月華寺在濛裏去郡南百里。去曹溪三十里。正岑水場之地。乃梁天監二年丁未。智藥三藏開創。今其眞身在焉。予以正月十日晡時。停舟訪之。虎跡滿岸。破茅三楹。寺僧出菩提樹葉以贈。並出近人所作月華寺志。詞之俚陋固不足道。而其意大率爲檀施開說。正中蘇詩所訶也。

蘇詩云。水香知是曹溪口。按韶志載。智藥三藏至此水口飲水香美。謂其徒曰。此水與西天之水無異源。上必有勝地云云。予以孟準量其水。已較曹溪九龍井水。加重一錢。而曹溪九龍井水。又不及峽山寺水。蓋出山泉濁之理。於茲益信。而彼宗之妄不辨自明矣。

舟中聽大人彈琴一篇。對世人愛新曲說。必當時坐閒或有所指。因感觸而云然。故一篇俱是激昂意。直到末句。始轉出正意也。○此篇阮亭亦第以格韻之高選之。其實在蘇詩。只是平正之作耳。

蘇石鼓歌。鳳翔八觀之一也。鳳翔漢右扶風。周秦遺跡皆在焉。智劉原父出守長安。嘗集古篆敦鏡鼏尊彝之屬。著先秦古器記一編。是則其地秦蹟尤多。所以此篇後段。忽從嬴氏刻石頌功發出感慨。不特就

地生發。兼復包括無數古蹟矣。非隨手泛泛作過秦論也。

蘇詩此歌。魄力雄大。不讓韓公。然至描寫正面處。以古器衆星缺月嘉禾錯列於後。以鬱律蛟蛇指肚箝口渾舉於前。尤較韓爲斟酌動宕矣。而韓則快劍斫蛟一連五句。撐空而出。其氣魄橫絕萬古。固非蘇所能及。方信鋪張實際。非易事也。

王維吳道子畫一篇。亦是描寫實際。且又是兩人筆墨。而浩瀚淋漓。生氣迴出。前篇尚有韓歌在前。此篇則古所未有。實蘇公獨立千古之作。○卽如亭亭雙林間。直到頭如龍一氣六句。方是箇筆所未到氣已吞也。其神彩固非一字一句之所能盡。而後人但舉其總挈一句。以爲得神。以下則以平敍視之。此固是作時文語。然亦不知其所謂得神者安在矣。○看其王維一段。又是何等神理。有此鍛冶之功。所以貴乎學蘇詩也。若只取其排場開闊。以爲鋪饗杜韓。則蒙吏所訶貽五石之瓠者耳。

和子由記園中草木第一首。煌煌帝王都四句。乃左太冲陳伯玉之遺。而卻以起句揭過一層。此又一變。第六首。喜見秋瓜老。兼國風之妙義。而出入杜韓。不獨語用杜也。（言及韓者。蓋有會於照壁喜見蝎也。）夜直祕閣呈王敏甫云。只有閒心對此君。此君施注引晉王子猷語指竹。恐未必然。白香山效陶詩云。乃知陰與晴。安可無此君。此君指酒也。蘇豈用白語耶。

石蒼舒醉墨堂詩末句云。不用臨池更苦學。完取絹素充衾裯。此與答文與可願得此絹足矣同意。而一

勸人一自謂。一意又可翻轉。

和蔡準郎中見邀遊西湖三首之一。首四句敍四時之景。一夏二秋三冬四春。此卽變化。次韻和王鞏六言春日。其二。敲冰揚紙。刈葦秋織箔。樑林軒冬炭。竹塢收夏籜。此又變。

夜泛西湖五絕。以眞境大而能化。在絕句中。固已空絕古人矣。

神宗熙甯二年。議更貢舉法。王安石以爲古之取士。俱本於學。請興建學校以復古。其明經諸科欲行廢罷。使兩制三館議之。直史館蘇軾上議。以爲不當廢。卒如安石議。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謂春秋有三傳難通罷之。試分四場。初大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道。次策三道。時齊魯河朔之士。往往守先儒訓詁。質厚不能爲文辭。東坡試院煎茶詩。作於熙甯壬子八月。時先生在錢唐試院。其曰未識古人煎水意。又曰且學公家作茗飲。蓋皆有爲而發。又有呈諸試官之作。末云聊欲廢書眠。秋濤舂午枕。與此詩末二句正相同。但此篇化用盧仝詩句。乃更爲精切耳。

次韻用韻。至蘇公而極其變化。然不過長袖善舞。一波三折。又與韓公之用力眞押者不同。未可概以化境目之。

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起句方丈僊人出淼茫。揮麈錄以爲譏語。然次首則仍是方丈僊人之意。蓋亦演之使不覺耳。

娛老堂詩話。謂詩有以法家史文語爲對者。如東坡七月五日作避謗詩。尋醫畏病酒入務之類。後來陸放翁亦時有之。然究非雅道也。

東坡集中陽關曲三首。一贈張繼愿。一答李公擇。一中秋月。詩話總龜。謂坡作彭城守時。過齊州。李公擇中秋席上作絕句。其後山谷在黔南。以小秦王歌之。初白補注云。按玉局文及風月堂詩話云。東坡中秋詩。紹聖元年自題其後。予十八年前中秋。與子由觀月彭城時作。此詩以陽關歌之。此段正與詩合。其在李公擇席上所賦。卽前篇答李公擇者是也。詩話總龜混兩詩爲一時事訛也。據此則三詩不必其一時所作。特以其調皆陽關之聲耳。陽關之聲。今無可攷。第就此三詩繹之。與右丞渭城之作。若合符節。今錄於此以記之。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受降城下紫髯郎。戲馬臺前古戰場。恨君不取契丹首。金甲牙旗歸故鄉。右贈張繼愿。

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霅溪女。時作陽關腸斷聲。右答李公擇。

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右中秋月。

其法以首句平起。次句仄起。三句又平起。四句又仄起。而第三句與四句之第五字。各以平仄互換。又第二句之第五字。第三句之第七字。皆用上聲。譬如塡詞一般。漁洋先生謂絕句乃唐樂府。信不誣也。

答任師中家漢公五古長篇。中間句法。於不整齊中。幻出整齊。如豈比陶淵明一聯。與上閒隨李丞相一聯錯落作對。此猶在人意想之中。至其下蒼鷹十斤重一聯。我今四十二一聯。與上百頃稻十年儲一聯。乃錯落遙映。亦似作對。則筆勢之豪縱不羈。與其部伍之整閒不亂。相輔而行。蘇詩最得屬對之妙。而此尤奇特。試尋其上下音節。當知此說非妄也。

海寧查夏重。酷愛蘇詩。僧臥一菴初白頭之句。而幷明人詩。花閒啄食鳥紅尾。沙上浣衣僧白頭。亦以爲極似子瞻。不知蘇詩身行萬里半天下。僧臥一菴初白頭。此何等神力。而花閒沙上一聯。只到皮陸境界。安敢與蘇比倫哉。查精於蘇奚乃以目皮相若此。若必以皮毛略似。輒入品藻。則空同之學杜。當爲第一義矣。

孟東野詩寒削太甚。令人不歡。刻苦之至。歸於慘慄。不知何苦而如此。坡公讀孟郊詩二首。眞善爲形容。尤妙在次首。忽云復作孟郊語。又摘其詞之可者而述之。乃以感我羈旅跋之。則益見其酸澀寒苦。而無復精華可挹也。其第一首目以蟲號。特是正面語。尙未極深致耳。葛常之云。坡貶孟郊詩亦太甚。因舉孟詩。楚山相蔽虧日月無全輝。萬株古柳根。拏此磷磷溪。以爲造語之工。下二句誠刻琢。至於日月無全輝。是何等言語乎。

詩人雖云窮而益工。然未有窮工而達轉不工者。若青蓮、浣花。使其立於廟朝。製爲雅頌。當復如何正大

典雅。開闢萬古。而使孟東野當之。其可以爲訓乎。

坡公亦太不留分際。且如孟東野之詩。再以牛毛細字書之。再於寒夜昏燈看之。此何異所謂醉來黑漆屏風上。草寫盧仝月蝕詩耶。

芙蓉城篇。前半每六句。略以頓歇。見其音節也。至仙宮句以下。則一氣不停者。又從夢中一句。用律句變轉而下。以轉換其音節也。此借仙家寓言。而渺然無迹。不落言詮。不知漁洋先生何以不入七言選本。或因復一空字乎。

續麗人行末句。何以忽帶腐氣。不似坡公神理。

和子由送將官梁左藏仲通一篇。前半寫睡景入神。然其語意自有歸宿。須將後半談仙之意。挽轉看來。始得之。此與少陵聽西方止觀經而以妻兒待米收轉同一理也。非少陵桃花氣暖一聯可比。

玉川月蝕詩。星如撒沙出云云。記異則可耳。若東坡中秋見月懷子由。欲顯月之明。而云西南大星如彈丸。角尾奕奕蒼龍蟠。今宵注眼看不見。更許螢火爭清寒。此則未免視玉川爲拙矣。尙賴青熒明滅。以下轉得靈變。故不甚覺耳。

舟中賈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是題畫詩。所以並不犯呆。而劉須溪有豈不知歸田錄之譏。不必也。題畫則可。賦景則不可。可爲知者道耳。

譏此詩者。凡以爲事出俚語耳。不知此詩沙平風軟句。及山與船低昂句。則皆公詩所已有。此非複見語耶。奈何置之不論也。該卽以潁口見淮山一首對看。而其妙畢出矣。彼云。青山久與船低昂。故以故人久立結之。故人卽青山也。初無故事可以打諢也。但既是卽目眞話。亦不須借語打諢始能出場也。至此首則舟中賈客。卽上之棹歌中流聲抑揚者也。小姑卽上與船低昂之山也。不就俚語尋路打諢。何以出場乎。況又極現成極自然。繚繞縈迴。神光離合。假而疑眞。所以複而愈妙也。

沙平風軟望不到。用以題畫。眞乃神妙不可思議。較之自咏望淮山不啻十倍增味也。昔唐人江爲題畫詩。至有樵人負重難移步之句。比之此句。眞是下劣詩魔矣。而評者顧以引用小姑事。沾沾過計。蓋不記此爲題畫作也。

容齋三筆。謂蘇公百步洪詩。重複譬喻處。與韓送石洪序同。此以文法論之固似矣。而此詩之妙。不盡於此。今之選此詩者。但以百步洪原題爲題。而忘其每篇自有本題。此篇之本題。則序中所謂追懷曩遊已爲陳迹也。試以此意讀之。則所謂兎走隼落駿馬注坡絃離箭脫電過珠翻者。一層內又貫入前後兩層。此是何等神光。而僅僅以疊下譬喻之文法賞之耶。查初白評此詩。亦謂連用比擬。古所未有。予謂此蓋出自金剛經偈子耳。泗州僧伽塔詩。看得透徹。說來可笑。此何必闢佛。乃能塞彼教之口耶。

東坡八首。第一首用刮毛。第八首又用刮毛。愈見其大而不覺其犯。遺山移屋詩。從此八首出也。

四時詞。閨情之作也。當與四時子夜、四時白紵、爲類。

五禽言。亦近竹枝之神致。梅詩四禽言。惟泥滑滑一首。爲歐公所賞。果然神到。其餘亦無甚佳致。蘇詩五首。亦不爲全者。

姪安節遠來夜坐詩。第二句云。殘年知汝遠來情。既是用作對句。而題中又恰有遠來字。所以更有致也。雖同一姪事。尙不可苟且呑用也。

蘇詩內和人韻之詩。亦有只云和某人某題。而不寫出次韻者。亦有寫次韻者。其只云和。而不云次韻者。實多次韻之作。想蘇公詩題。固無一定之例也。

半雜江聲作悲健。改悲壯爲悲健。壯雖與健同意。而用法神氣。似乎不同。似未可以出自先生。而從爲之辭。

卽和秦太虛梅花詩末句。押畀昊。畀昊恐又是一種神氣。似乎不甚稱。在先生之大筆。固是不規規於尺度。然後學正未可藉口。

蘇公石鼓歌。末一段用秦事。亦本韋左司詩。而魄力雄大。勝之遠矣。且從鳳翔覽古意。包括秦蹟。則較諸左司爲尤切實也。

王中甫哀辭。自次前韻結句云。區區猶記刻舟痕。固是收裏全篇之意。然於自次前韻。亦復卽離關合。蘇詩之妙。皆此類也。

太白仙才。獨缺七律。得東坡爲補作之。然已隔一塵矣。武昌西山詩。不減少陵。而次篇再用前韻。尤爲超逸。眞以雲英化水之妙。爲萬丈光燄者也。

蘇公之詩。惟其自言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二語。足以盡之。

又云。始知眞放本精微。此一語。殆亦可作全集評也。

郭熙畫秋山平遠題下注云。文潞公爲跋尾。此種注法。自非其人。不足當之。次亦須有關係題事。吾輩見古人題跋。宜知此。

次韻米黻二王書跋尾二首。其第一首。小小部位中。備極轉調之妙。

換韻之中。略以平調句子。使之伸縮舒和。亦猶夫末句之有可放平者也。尤以平韻與仄韻相參錯。乃見其勢。卻須以三平正調攙和之。

題李伯時淵明東籬圖。悠然見南山。意與秋氣高。本小杜詩句。而更加超脫。

安州老人食蜜歌。結四句云。因君寄與雙龍餅。鏡空一照雙龍影。三吳六月水如湯。老人心似雙龍井。亦若韓石鼓歌起四句句法。此可見起結一樣音節也。然又各有抽放平仄之不同。

東坡澄邁驛通潮閣詩。貪看白鷺橫秋浦。不覺青林沒晚潮。眞唐賢語也。僧仲殊（卽鑒殊）過潤州絕句。北固樓前一笛風一首。亦唐人佳境。此皆阮亭池北偶談採宋絕句。所未之及者。

送小本禪師歸法雲是身如浮雲安得限南北過大庾嶺詩仙人拊我頂結髮受長生皆全用少陵太白詩句在東坡自有擺脫之道然後學正不可學也

潁州詩中勸履常飲一首結句他年五君詠山王一時數初貶英州詩殷勤竹裏夢猶自數山王數字應作上聲而此詩七遇韻蓋以義則從上以音則從去也

歐公詠雪禁體物語而用衆笏字蘇用落屑字得非亦銀玉之類乎蘇詩又有聚散行作風花瞥之句花字似亦當在禁例

洞庭春色詩應呼釣詩鉤亦號掃愁帚頗不雅與詩尋醫酒入務相類此詩題內自謂醉後信筆頗有杳拖風氣良然

柏家渡七古一首阮亭所選然此詩在蘇集中非其至者蓋此猶是渾渾唐詩氣象而下四句又似乎發洩不透又不得以含蓄目之亦不知其命意所在查氏補注依外集編南遷卷中但以盛唐格調爲詩只可以範圍李空同一輩耳豈可以範圍東坡哉

坡公所云游羅浮道院棲禪精舍棲禪寺與羅浮道院並在豐湖之上見江月五首引中今編羅浮志者或以羅浮山中之道院實之乃傅會之訛也

東坡在儋州詩有云問點爾何如不與聖同憂雖是偶爾撇脫語卻正道著春風沂水一段意思蓋春風

沂水一段。與聖人老安少懷。究有虛實不同。不過境象相似耳。用舍行藏。未可遽以許若人也。孰謂東坡僅詩人乎。

蘇公在惠州眞一酒七律。是卽賦其酒也。在儋州眞一酒歌七古。則非賦其酒也。查初白既以爲取道家三一還丹之訣。借題作寓言矣。而又据本集寄徐得之眞一酒法。以爲釀酒在惠州。此詩當亦在惠州作。或釀酒在惠。而作歌則在儋。未可知也。此言殊屬拘泥。本詩細莖云云。雖是借麥之字面。而其實與惠州所釀之酒。全無交涉。觀其序自明。

汲江煎茶七律。自是清新俊逸之作。而楊誠齋賞之。則謂一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此等語誠令人不解。如謂蘇詩字句皆不落凡近。則何篇不爾。如專於此篇八句刻求其奇處。則豈他篇皆凡近乎。且於數千篇中。獨以奇推此。實索之不得其說也。豈誠齋之於詩。境未窺見深旨耶。此等議論。直似門外人所爲。

前生自是盧行者。後學過呼韓退之二句。蘇詩凡兩見。其後一處。用以贈術士。則更妙矣。

東坡歸自嶺外。再和許朝奉詩。邂逅陪車馬四句。用扇對格。胡元任謂本杜詩得罪台州去云云是也。但此詩邂逅一聯。乃第四韻下。淒涼望鄉國一聯。乃第五韻。如此錯綜用之。則更變耳。

東坡自嶺外歸。次韻江晦叔詩。苕溪漁隱極賞其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所謂語意高妙。吐露胸襟。無

一毫窒礙者也。然予意則賞其結二語云。二江爭送客。木杪看橋橫。以爲言外有神也。

東坡和蔡景繁海州石室後車仍載胡琴女云云。施注引東坡在黃有答景繁帖云。某當攜家一遊。時有胡琴婢就室中作濩索涼州。凜然有冰車鐵馬之聲。婢去久矣。因公復起一念云云。此與篇中前年開閤云云相合。而中州集載党承旨弔石曼卿詩自注云。曼卿嘗通守朐山。攜妓飲山石間。鳴琴爲冰車鐵馬聲。則以此事爲曼卿。豈傳訛耶。

東坡與子由別詩。題中屢言初別。攷嘉祐六年辛丑冬。先生授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判官。時子由留京侍老蘇公。十一月十九日與子由別於鄭州西門之外。馬上賦詩七言古一篇。此二公相別之始也。熙甯二年己酉。服闋還朝。任開封推官。尋改杭州通判。子由自陳送至潁州而別。有潁州初別子由五言古二首。其詩云。我生三度別。此別尤酸冷。所謂三度別者。自鄭州一別西門之後。治平三年先生自鳳翔還朝。子由出爲大名推官。此事詳欒城集。而先生集中無詩。熙甯十年丁巳。先生以四月赴徐州任。是秋子由至徐。留月餘赴南都。有初別子由五言古一首。其將赴南都也。與先生會宿逍遙堂。作兩絕句。先生有和作二首。時子由從張文定簽書南京判官也。元豐三年庚申。先生赴黃州過陳。子由自南都來別。有子由自南都來陳三日而別五言古一首。時正月十四日也。五月子由將赴筠州。復至黃州。留半月乃去。先生有迎子由詩七律一首。又五言古一首。而相別時無詩。元豐七年甲子。先生授汝州團練副使。五月由九江

至筠州與子由別有別子由三首兼別遲皆七言古詩又有初別子由至奉新作五言古一首元豐八年乙丑先生自登州以禮部員外郎召還朝明年爲元祐元年丙寅先生除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知制誥而是年子由亦自績溪令召入爲祕書省校書郎至元祐四年己巳先生除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出守杭州子由代爲翰林學士是年子由使契丹先生自杭作七律一首送之其出守杭時相別無詩元祐六年辛未先生自杭召還朝除翰林承旨是時子由爲尚書右丞五月入院以弟嫌請郡八月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時先生寓居子由東府（在右掖門之前）數月而出知潁乃作五言古一篇留別子由題曰感舊詩其序中記嘉祐中與子由同舉制策寓居懷遠驛事此事在辛丑馬上一篇之前而本集無詩可攷也元祐七年壬申以兵部尚書召還遷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明年癸酉八月以龍圖端明兩學士出知定州九月十四日與子由別於東府有東府雨中別子由五古一首合前出知潁時則東府之別凡二次矣（此首敘及對牀夜雨事先生與子由詩凡屢用之感舊詩序中所記元豐中謫居黃岡而子由亦貶筠州嘗作詩以記其事則指元豐六年癸亥初秋寄子由五古一首言之非別詩也）紹聖四年丁丑先生謫海南子由亦貶雷州五月十一日相遇於藤同行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別渡海有子由終夕不寐因誦淵明詩勸余止酒和元韻贈別詩五古一首以上攷先生別子由詩次第大略如此中言初別者凡三蓋皆一時合併不忍遽以別言而特加初字以志驚目之筆也迨其後又變別而云感舊則初別之義益明矣

廣東有羊桃。一曰洋桃。其樹高五六丈。花紅色。一蕊數子。七八月間熟。色如蠟。一曰三斂。亦曰山斂。俗語訛稜爲斂也。有五稜者名五稜。以糯米水澆之則甜。名糯羊桃。粵人以爲蔬。能辟嵐瘴之毒。以白蜜漬之。持至北方可已瘧。蘇詩恣傾白蜜收五稜。謂此也。或乃指廣南以田爲稜。白蜜以言酒。或又引嶺表錄瀧州山中多紫石英。其大小皆五稜。皆謬說也。

七古平韻到底者。單句末一字。忌用平聲。固已然。亦有文勢自然遂成音節者。以蘇詩論之。卽如問今太守爲誰歟。雪眉老人朝扣門。潮陽太守南遷歸。山耶雲耶遠莫知。畫山何必山中人。汝應奴隸蔡少霞之類。皆行乎其所不得不然者也。若欲從稱川隱羅浮。故人日夜望我歸。乃於一篇中有二句。要之非出自然。則固不可耳。

東坡和蔡景繁海州石室詩。阮亭不取入七言詩選。蓋以爲音節非正調也。然此閒呼吸消納。自不得不略通其變。其於正調之理一也。○詩二十韻。單句以仄押句尾者。凡十一句。單句第五字用仄者。凡十七句。此則所以與對句第五字相爲吐翕而可以不須。皆用仄矣。蘇詩似此者尙多。可以類推。古夫于亭問答所載張蕭亭論單句住腳字。如以入爲韻。則第三句或用平。第五或用上。第七或用去。必錯綜用之。方有音節。其言雖是。然猶未盡其竅卻也。

蘇詩丹楓翻鴉伴水宿。施注引水禽曰宿。但此句宿字自指人說。

宋詩鈔之選。意在別裁衆說。獨存眞際。而實有過於偏枯處。轉失古人之眞。如論蘇詩。以使事富縟爲嫌。夫蘇之妙處。固不在多使事。而使事亦卽其妙處。奈何轉欲汰之。而必如梅宛陵之枯淡。蘇子美之鬆膚者。乃爲眞詩乎。且如開卷鳳翔八觀詩。尙欲加以芟削。何也。餘所去取。亦多未當。蘇爲宋一代詩人冠冕。而所鈔若此。則他更何論。

文定自是北宋一作家。而鈔亦不入。

漁洋云。文定視文忠鄴莒矣。然實亦自在流出。無一毫掩飾。雖局面略小。然勝於子美多矣。抑且大於聖俞也。蓋自楊劉首倡接踵玉溪。臺閣鉅公。先以溫麗爲主。其時布衣韋帶之士。何能孤鳴復古。而獨宛陵志在深遠。力滌浮濫。故其功不可沒。而其所積則未厚也。昔人所云。去浮靡之習於崑體極弊之際。存古淡之道於諸大家未起之先。斯爲確評定論耳。

清江三孔。蓋皆學內充而才外肆者。然不能化其粗。正恐學爲此種。其弊必流於眞率一路也。言詩於宋。可不擇諸。

平仲題老杜集云。吏部徒能嘆光燄。翰林何敢望藩籬。是亦以吏部爲韓對李翰林矣。或以誤會歐詩而沿用之耶。

吳鈔云。元祐文人之盛。大都材致橫闊。而氣魄剛直。故能振靡復古。其論固是。然宋之元祐諸賢。正如唐

之開元天寶諸賢。自有精腴。非徒雄闊也。卽東坡妙處。亦不在於豪橫。吳鈔大意。總是浩浩落落之氣。不踐唐迹。與宋人大局未嘗不合。而其細密精深處。則正未之別擇。卽如論蘇詩。首在去梅溪之餖飣。而幷欲汰蘇之富縟。夫梅溪之餖飣本不知蘇。不必與之較也。而蘇豈以富縟勝者。此未免以目皮相觀吳孟舉所作序。對針嘉隆人一種吞剝唐人之習。立言頗爲有見。而及觀其中開所選。則是目空一切不顧涵養之一莽夫。所爲於風雅之旨。殊遠。

節孝先生徐積。東坡比之玉川子。然其月食詩。蹊逕淺露。非玉川之比也。其中開雜言後忽四言。與所作愛愛歌後半忽夾四言毛詩成句。皆不調叶。

徐仲車大河一篇。一筆直寫。至二百韻。殊無紀律。詩自有篇法節制。若此則不如發書一通也。李太白雜言一首。亦空叫囂尙。在任華之下。

鄭介夫人品本不以詩重。阮亭謂其古交行呈子京等篇。在樂天、東野間。亦因人而重其言耳。和王荆公何處難忘酒一章。大言炎炎。遂令荆公無地可容矣。

雲巢詩勝於西谿。雲巢、西谿之弟也。其和荆公土山韻詩三首。雖乏警策。亦自不弱。

張舜民芸叟詩。頗有意議。賜資治通鑒一首。甚佳。不獨情文兼到。抑亦可備故實也。

王逢原題定州閱古堂詩。敍韓丞相作堂。而於堂之兩壁。畫歷任守相將帥。又謂詩留中壁。搜國匠第一

手寫韓公像。此乃懸計之詞。其後果有作韓公像者。乃在魏公去定州之後。觀宋子京詩可見。

逢原詩學韓、孟。肌理亦粗。而吳鈔乃謂其高遠。過於安石。大抵吳鈔不避粗獷。不分雅俗。不擇淺深耳。

文湖州詩氣韻不俗。比之蘇黃諸公。覺未能深造耳。

秦淮海思致綿麗。而氣體輕弱。非蘇黃可比。

張文潛氣骨在少游之上。而不稱著色。一著濃絢。則反帶傖氣。故知蘇詩之體大也。

侯鯖錄所載文潛七夕歌韓幹馬之類。皆不見佳。中興頌詩。亦不佳。

厲樊榭疑聲畫集劉叔贛卽貢父。今觀所載題畫諸作。氣格亦不凡。當是貢父詩也。初白注蘇。於韓幹馬詩。竟未採入。

郭功父金山鳳凰臺諸作。皆體氣豪壯。而阮亭以爲詩格不高。其旨微矣。

黃裳、冕仲詩。格雖不高。而頗有疎奇處。此自不能深造。然亦可見各人各種之不同。豈必蹈常襲故哉。

情景脫化。亦具從字句鍛鍊中出。古人到後來只更無鍛鍊之迹耳。而宋詩鈔。則惟取其蒼直之氣。其於詞場祖述之源流。概不之講。後人何自而含英咀華。勢必日襲成調。陳陳相因耳。此乃所謂腐也。何足以服嘉隆諸公哉。

說部之書。至宋人而富。如姚令威、洪容齋、胡元任、葛常之、劉後村之屬。不可枚舉。此卽宋人注宋詩也。不

此之取．而師心自用．庸有當乎．

晁无咎信州南巖詩．起結純用杜公望嶽詩．可謂有形無神．

无咎才氣壯逸．遠出文潛、少游之上．而亦不免有邊幅單窘處．

李端叔詩．殊不爲工．東坡稱其工尺牘耳．

魏泰道輔隱居詩話云．黃庭堅喜作詩得名．好用南朝人語．專求古人未使之一二奇字．綴葺而成詩．自以爲工．其實所見之狹也．故句雖新奇．而氣乏渾厚．吾嘗作詩題編後云．端求古人遺．琢抉手不停．方其得璣羽．往往失鵬鯨．此論雖切．然未盡山谷之意．後之但求渾厚者固有之矣．若李空同之流．殆所謂鵬鯨者乎．

俞紫芝、秀老詩思清逸．當與林君復並稱．

石洲詩話卷第四

山谷竹枝詞序云古樂府有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霑裳但以抑怨之音和爲數疊惜其聲今不傳予自荆州上峽入黔中備嘗山川險阻因作三疊傳與巴娘令以竹枝歌之蓋每首後二句疊一遍也又云或各用四句入陽關小秦王亦可此則每句用疊也按苕溪漁隱叢話唐初歌詞所存者止瑞鷓鴣小秦王二曲是七言詩瑞鷓鴣猶依字易歌若小秦王必須雜以虛聲乃可歌也查他山云小秦王一名古陽關蓋小秦王與陽關音節相埒耳

後三首託太白。大約此皆竹枝中極著意者矣當與劉夢得之作抄爲一編而以楊鐵崖之屬繼之

露花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阮亭自謂其月映清淮何水部雲飛隴首柳吳興勝於前句至若山谷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而後人有句云揮毫對客曹能始閉閣焚香尹子求此不謂之襲舊乎

阮亭所舉宋賢絕句可繼唐賢者凡數十首然何以不舉山谷廣陵早春之作云春風十里珠簾捲髣髴三生杜牧之紅藥梢頭初繭栗揚州風物鬢成絲山谷於五古亦用巧織如古律然特其氣骨高耳

談理至宋人而精。說部至宋人而富。詩則至宋而益加細密。蓋刻抉入裏。實非唐人所能囿也。而其總萃處。則黃文節爲之提挈。非僅江西派以之爲祖。實乃南渡以後。筆虛筆實。俱從此導引而出。善夫劉後村之言曰。國初詩人如潘閬、魏野、規規晚唐格調。楊、劉則又專爲崑體。蘇、梅二子稍變以平澹豪傑。而和之者尙寡。至六一公歸然爲大家學者宗焉。然各極其天才筆力之所至。非必綴鍊勤苦而成也。豫章稍後出。會萃百家句律之長。究極歷代體製之變。蒐討古書。穿穴異聞。作爲古律。自成一家。雖隻字半句不輕出。遂爲本朝詩家宗祖。按此論不特深切豫章。抑且深切宋賢三昧。不然而山谷自爲江西派之祖。何得謂宋人皆祖之。且宋詩之大家。無過東坡。而轉祧蘇祖黃者。正以蘇之大處。不當以南北宋風會論之。舍元祐諸賢外。宋人蓋莫能望其肩背。其何從而祖之乎。呂居仁作江西宗派圖。其時若陳後山、徐師川、韓子蒼輩。未必皆以爲銓定之公也。而山谷之高之大。亦皆僅與厭原一刻爭勝毫釐。蓋繼往開來源遠流長所自任者。非一時一地事矣。論者不察。而於宋詩鈔品之曰宋詩宋祖。是殆必將全宋之詩境。與後村立言之旨。一一研勘也。觀其所鈔。則又不然。專以平直豪放者爲宋詩。則山谷又何以爲之宗祖。蓋所鈔全集。與其品山谷之言。初無照應。非知言之選也。

宋人精詣。全在刻抉入裏。而皆從各自讀書學古中來。所以不蹈襲唐人也。然此外亦更無留於後人再刻抉者。以故元人祇剩得一段丰致而已。明人則直從格調爲之。然而元人之丰致。非復唐人之丰致也。

明人之格調。依然唐人之格調也。孰是孰非。自有能辨之者。又不消痛貶何李。始見眞際矣。

漁洋先生所講神韻。則合丰致格調爲一而渾化之。此道至於先生。謂之集大成可也。

漁洋先生則超明人而入唐者也。竹垞先生則由元人而入宋而入唐者也。然則二先生之路。今當奚從。曰吾敢議其甲乙耶。然而由竹垞之路爲穩實耳。

吳孟舉之鈔宋詩。若用其本領以鈔邵堯夫、陳曰沙、莊定山、諸公之詩。或可成一片段耳。

山谷詩。譬如榕樹自根生出千枝萬幹。又自枝幹上倒生出根來。若敎器之之論。只言其神味耳。

不貪夜識金銀氣。手自與金銀是眞事故不礙。然阮亭尙以手自與金銀爲病。至后山云。莫辭行樂費金銀。則不可矣。

后山贈魯直云。陳詩傳筆意。願立弟子行。又云。人言我語勝黃語。扶竪夜燎齊朝光。此其所以敍入紫微宗派之圖也。任天社云。讀后山詩。似參曹洞禪。不犯正位。切忌死語。非冥搜旁引。莫窺其用意深處。因爲作注。而敎器之亦謂后山如九皋獨唳。深林孤芳冲寂。自研不求賞識。昔漁洋先生嘗疑天社之語未盡然。而謂后山終落鈍根。視蘇黃遠矣。按詩林廣記云。后山之詩近於枯淡。愚觀宋詩之枯淡者。惟梅聖俞可以當之。若后山則益無可回味處。豈得以枯淡爲辭耶。若黃詩之深之大。又豈后山所可比肩者。蓋元祐諸賢。皆才氣橫溢。而一時獨有此一種見者。遂以爲高不可攀耳。

后山極意仿杜。固不得杜之精華。然與吞剝者終屬有閒。卽以中閒有生用杜句者。亦不似元遺山之矯變。亦不似李空同之整齊。蓋此等處尙有朴拙之氣存焉。求之杜詩。如吾宗老孫子一篇。是其巔頂已。

后山所作溫公挽詞三首。眞有杜意。而吳不鈔。

唐詩妙境在虛處。宋詩妙境在實處。初唐之高者。如陳射洪、張曲江、皆開啓盛唐者也。中晚之高者。如韋蘇州、柳柳州、韓文公、白香山、杜樊川、皆接武盛唐。變化盛唐者也。是有唐之作者。總歸盛唐。而盛唐諸公。全在境象超詣。所以司空表聖二十四品。及嚴儀卿以禪喻詩之說。誠爲後人讀唐詩之準的。若夫宋詩則遲更二三百年。天地之精英。風月之態度。山川之氣象。物類之神致。俱已爲唐賢占盡。卽有能者。不過次第翻新。無中生有。而其精詣。則固別有在者。宋人之學。全在研理日精。觀書日富。因而論事日密。如熙甯、元祐、一切用人行政。往往有史傳所不及載。而於諸公贈答議論之章。略見其概。至如茶馬鹽法河渠市貨。一一皆可推析。南渡而後。如武林之遺事。汴土之舊聞。故老名臣之言行。學術師承之緒論。淵源莫不借詩以資考據。而其言之是非得失。與其聲之貞淫正變。亦從可互按焉。今論者不察。而或以鋪寫實境者爲唐詩。吟咏性靈。掉弄虛機者爲宋詩。所以吳孟舉之宋詩鈔。舍其知人論世闡幽表微之處。略不加省。而惟是早起晚坐風花雪月懷人對景之作。陳陳相因。如是以爲讀宋賢之詩。宋賢之精神。其有存焉者乎。

徐俯師川詩。亦清逸在龜父、無逸之上。

韓子蒼詩。平勻中自有神味。目之曰江西派。宜其不樂。游赤壁七律。直到杜蘇分際。

李商老彭之詩。後邨謂其拘狹少變化。良然。

晁具茨詩高逸。漁洋極賞之。然邊幅究不能闊大。至送一上人還滁一詩。則无咎不能爲也。漁洋所心賞當在此。而吳鈔乃獨不取之。蓋以爲涉禪耳。

劉後村謂具茨詩。惟放翁可以繼之。然具茨五言詩。殊非陸務觀所能髣髴。

邢惇夫、居實、才氣橫逸。其明妃引。乃十四歲作。而奄有元祐諸公之氣勢。東坡山谷皆深惜之。此宋時之李長吉也。

小斜川詩自注。吳開府游隆中。爲諸葛孔明賦詩。有翻覆看俱好之句。爲世稱誦。此句可抵一篇孔明傳論。而簡質婉妙。蘇詩哭刁景純。有反覆看愈好之句。又留別叔通元弼坦夫一首內。亦有之。

米詩亦入宋詩鈔。其實米固有英靈氣。而自別一路人。其精力不專聚於詩也。其平生精力。大抵全在書畫。所與往還則薛道祖、劉巨濟也。

春光吳地減。山色上林深。此江公望、民表、題艮岳句。劉後村跋云。比之鄧肅花石綱詩。彼刻露而此含蓄矣。然拼櫚集中花石詩。氣格亦自遠大。不減少陵。

葉石林詩深厚清雋不失元祐諸賢矩矱證以避暑錄話平生出處脩然集中點次景物亦如之然方虛谷瀛奎律髓有黨蔡尊舒陰抑蘇黃之論甚矣知人論世之不易也

王明清記李邯鄲孫亭仲言家有梅聖俞詩善本世所傳多爲歐陽公去其尤者忌能明之壓己也明清辨其非實梅之能名本不足以壓歐陽而邯鄲此說以小人誣君子其謬妄固不必言然亦實因都官全集警策處差少所以致來誣者之口若蘇詩則人雖欲爲此誣言其可得乎

漁洋先生舉扁舟洞庭去落日松江宿謂愚山驚爲蘇州文房之作聞是聖俞乃爽然自失然予謂梅詩若以一句兩句高出衆流尚不止此如淮南木葉驚淮上使君行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南國易悲秋西風起高樹雨脚收不盡斜陽半古城之類何嘗非廣德以前人語但通篇氣到力到者不可多得此其所以不及歐蘇諸大家耳鄙意正非薄視梅詩須知甫變崑體其力量已不可當初不必求全責備也

墨莊漫錄稱唐子西詩多新意不沿襲前人語當時有小東坡之目（同生眉山同貶惠州）然格力雖新而肌理粗疎遜於蘇黃遠矣吳鈔乃謂後出固勝亦矯枉過正之言也

養生主齊物論並子西在惠所作酒名其詩有滿引一杯齊物論之句然新而帶傖氣矣（此較東坡詩「蓼醫酒入務更旨何如」）

汪彥章藻已有漫與絕句此誤故不始於楊廉夫也

汪浮溪詩深厚麗密。非南渡諸人可及。

詩人玉屑云。陸放翁詩本於茶山。茶山本於韓子蒼。三家句律大概相同。至放翁則加豪矣。然茶山詩較放翁渾成。自然固不可及。

拗律如杜公城尖逕仄一種歷落蒼茫。然亦自有天然關筍處。非如七古專以三平爲正調也。曾文清幾遊張公洞一首。第二句及四六八句。皆以三平煞尾。此昔所未見也。得毋執而不知變耶。

王履道安中宣和七年睿謨殿應制百韻詩。鋪敍而已。未見作家之致。且有音節不諧處。其題老杜畫像一首云。聲名乾坤破。生事歲月促。二句頗有杜意。

孫仲益五歲屬對。爲東坡所賞。其詩思筆亦自清峻。但多生剝前人字句。則亦不能開拓無前也。

孫仲益詩云。解啼孤月如雞口。堪笑窮郊作許悲。此雖一時漫興之言。然亦見孟詩之苦太過也。

苕溪漁隱所舉。其尊人汝明舜陟。號三山老人。泛歙溪五首。謂句法深得老杜意味。然中間如舟疑天上坐。則亦孫仲益鴻慶集之類也。豈後人則不可而前人轉可乎。但其氣味究竟與何李不同。所以後人不復議之。

簡齋葆眞宮避暑詩。一時推爲擅場。人皆傳寫。然清池不受暑。夜半嘯烟艇。起結亦本杜句也。中間固自脫然。簡齋自言曰。詩至老杜極也。蘇黃復振之。而正統不墜。東坡賦才大。故解縱繩墨之外。而用之不窮。山谷措意深。故游咏玩味之餘。而索之益遠。要必識蘇黃之所不爲。然後可以涉老杜之涯涘。

簡齋以墨梅詩擱置館閣然唯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皐句有生韻餘亦不盡佳也京洛緇塵尙有神致陳元則傖氣矣

平生老赤脚每見生怒嗔張子霜後鷹眥骨非凡曹覺來迹便掃韓公眞躁人顧用憂懷抱乾雲進酒杯片雲無思極我知丈人眞淸池不受暑惜無陶謝手日動春浮木以上諸句簡齋集中似此類者尙多不可一一枚述大約彷彿后山之學杜而氣韻又不逮蓋同一未得杜神而后山尙有朴氣簡齋則不免有傖氣矣若以此爲杜嗣則不若直舉李空同之堂堂旗鼓明目張膽上接指麾何必瞞人哉

後村舉簡齋登臨吳蜀橫分地徙倚湖山欲暮時此其岳陽樓句也又樓頭客子杪秋後日落君山元氣中二語亦不愧學杜

胡邦衡謫新州王盧溪獨作詩送行盧溪以此得名其詩亦多剝襲杜句想爾時諸賢所得如此尙不及後來李何輩之雄力耶

王荊公題惠崇畫屢用道人三昧力之語初以爲只摹寫其畫筆之精耳及見王盧溪題崇畫詩自注云往年見趙德之說惠崇嘗自言我畫中年後有悟入處豈非慧力中所得之圓熟故耶今觀此短軸定非少年時筆也此可取以證荊公之詩雖贊畫之語亦有所據而云也

朱新仲亟此時老子輿不淺旦日將軍幸早臨何以報之靑玉案我姑酌彼黃金罍固是成語然黃金尙

露墨痕若其題顏魯公畫像云千五百年如烈日二十四州惟一人朝衣視坎趨前死羽服行山卽此身則自出手眼實爲奇特

曹松隱勛乾道聖德頌自謂擬元和之作然平平無佳處

知稼翁黃公度悲秋詩最有名然只是形不是神耳其題嵩臺詩云四山如畫古端州州在西江欲盡頭二語切肇慶確不可易

王瞻叔之望中興頌一詩亦非高作而其論頗有理至云次山之文可也簡亦平允之論也次山詩亦然

劉屏山汴京紀事諸作精妙非常此與鄧栟櫚花石綱詩皆有關一代事迹非僅嘲評花月之作也宋人七絕自以此種爲精詣阮亭先生所舉四十首蓋借作印證欲學者超入唐人耳

梁溪集詩亦平雅其遊張公洞五古長篇雖不及香山尙較皮陸有實際竹垞云尤延之范致能爲楊廷秀所服膺而不入其流派

朱子齋居感興二十首於陳伯玉採其菁華剪其枝葉更無論阮嗣宗矣作詩必從正道立定根基方可印證千條萬派耳

袁機仲通鑒紀事本末徽國文公讀之有詩云要將報答陛下聖矯首北闕還潸然屬辭比事有深意憑愚讒短驚羣仙讀此足見機仲此書意識遠矣

朱子山北紀行十二章幷注觀之可抵一篇遊廬山記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朱子次陸子

靜韶詩也。朱子詩自以此種爲正脈。蓋從道中流露也。而吳鈔轉不之及。

周益公自謂。人以老杜相期。惟童敏德謂不合學東坡。殆非知詩者矣。吳鈔亦謂其由白傅而溯浣花。今看其詩。未能免於傖俚。已入楊誠齋法門矣。惟高宗挽詞差佳。吳所不取。

少室山房詩藪。及方萬里跋。並云尤、楊、范、陸。或又稱蕭、楊、范、陸爲南宋四大家。見漁洋香祖筆記。誠齋答堯章詩又云。尤、蕭、范、陸四詩翁。竹垞獨以此爲四家云。尤公之作。流傳者寡。蕭特僅見其數首。後之論者。遂易之曰尤、楊、范、陸。

白石學詩於千巖。同時有黃巖老。亦號白石。亦學於千巖。時稱雙白石云。千巖學於曾幾吉甫。

阮亭云。范石湖之視陸放翁。何啻霄壤。蓋平熟之中。未能免俗也。

石湖於桑麻洲渚。一一有情。而其神不遠。其佳處則白石所稱溫潤二字盡之。

巫山圖一篇。辨後世媟語之誣。而語不工。且云玉色頹顏元不嫁。此更傖父面目矣。其後入蜀。又作巫山高一篇。亦不佳。

石湖善作風景語。於竹枝頗宜。

范陸皆趨熟。而范尤平迤。故閒以零雜景事綴之。然究未爲高格也。

竹垞云。正者極於杜。奇者極於韓。此躋夫三峯者也。宋之作者。不過學唐人而變之耳。非能軼出唐人之上。若楊廷秀、鄭德源之流。鄙俚以爲文。詼笑嬉褻以爲尚。斯爲不善變矣。又曰。今之言詩者。每厭棄唐音。

轉入宋人之流派。高者師法蘇黃。下乃效及楊廷秀之體。叫囂以爲奇。俚鄙以爲正。譬之於樂。其變而不成方者與。又曰。自明萬歷以來。公安袁無學兄弟。矯嘉靖七子之弊。意主香山。簷山。降而楊陸。其辭與志未有大害也。景陵鍾氏譚氏從而甚之。阮亭亦有楊范佻巧取媚之論。

秦檜賣奸誤國。當時目爲金人姦細。而楊誠齋以栘中儗之。獨不畏下筆之不倫耶。篇末用杜語。亦帶傖父氣。誠齋過楚州淮陰侯廟一詩。杜史謂壁間無繼者。此篇屬辭比事。可謂極工。然亦不過祗到元人分際。

誠齋讀罪己詔詩極佳。此元從眞際發露也。若但取其嬉肆之作。則失之矣。

誠齋之詩。巧處卽其俚處。

讀唐人及半山詩云。半山便遣能參透。猶有唐人是一關。此與嚴滄浪論半山之語相合。豈滄浪用此耶。然誠齋之參透半山。殊似隔壁聽耳。又不知所謂唐人一關在何處也。

寫景事有筆酣時。此則楊范陸三家之所同也。

誠齋之詩。上規白傅。正自大遠。下視子畏。卻可平衡。

吳孟舉之鈔宋詩。於大蘇則欲汰其富縟。於半山則病其議論。而以楊誠齋爲太白。以陳后山、簡齋、爲少陵。以林君復之屬爲韋柳。後來頹波日甚。至如祝枝山、唐伯虎之放肆。陳白沙、莊定山之流易。以及袁公

安、鍾伯敬之佻薄。皆此一家之言。浸淫灌注。而莫可復返。所謂率天下而禍仁義者。吳獨何心。乃習焉不察哉。

誠齋之竹枝。較石湖更俚矣。

誠齋寄題儋耳東坡故居詩云。古來賢聖皆如此。身後功名屬阿誰。此套用蘇詩。古來重九皆如此。別後西湖付與誰也。可謂點金成鐵。

誠齋屢用轆轤進退格。實是可厭。至云尤蕭范陸四詩翁。此後誰當第一功。新拜南湖爲上將。更牽白石作先鋒。叫囂傖俚之聲。令人掩耳不欲聞。

石湖、誠齋。皆非高格。獨以同時筆墨。皆極酣恣。故遂得抗顏與放翁並稱。而誠齋較之石湖。更有敢作敢爲之色。頤指氣使。似乎無不如意。所以其名尤重。其實石湖雖只平淺。尚有近雅之處。不過體不高神不遠耳。若誠齋以輕儇佻巧之音。作劍拔弩張之態。閱至十首以外。輒令人厭不欲觀。此眞詩家之魔障。而吳鈔鈔之獨多。自有肺腸俾民卒狂。孟子所謂放淫息邪。少陵所謂別裁僞體。其指斯乎。

吳竹洲送錢虞仲兄弟云。窮愁懶漫吾猶故。文采雍容子甚都。句下自注云。借用。然車騎雍容子甚都。用相如事。已見蘇詩。不知何以注云借用也。

宋人七律。精微無過王半山。至於東坡則更作得出耳。阮亭嘗言東坡七律不可學。此專以盛唐格律言

之。其實非通論也。

樓大防之詩。密於考證。蓋其夙學如此。至於氣格。則終自單窘。未能自樹一幟。

後村稱王義豐詩。高處逼陵陽、茶山。今觀其詩。清切有味。遠出誠齋、石湖之上。而世不甚稱之。卽以近體中。姑蘇龍塘云。浮玉北堂三萬頃。扁舟西子二千年。此豈南渡諸公所能耶。其他如山在斷霞明處碧。水從白鳥去邊流。倚松茅屋斜開逕。近水人家半賣魚。亦皆佳句。

竹垞嘗摘劍南七律語作比體者。至三四十聯。然亦不僅七律爲然。放翁每遇摹寫正面。常用此以舒其筆勢。五古尤多。蓋才力到正面最難出神彩耳。讀此方知蘇之大也。

放翁謁昭烈惠陵。及諸葛祠詩。論高常近迂。才大本難用。竟是全用蘇句。但有顚倒以下句作上句耳。七古末句放平。初無一定之式。只看上面下來如何耳。又看通體如何。

放翁荆州歌七古。儼然竹枝。

放翁詩。我得茶山一轉語。文章切忌參死句二語。自道其得力處也。

放翁五言古詩。平揖石湖。下啓遺山。

直用杜句。陸每有之。然與遺山之超脫不同。

楊、范、陸、極酣肆處。正是從平熟中出耳。天固不欲使南渡復爲東都也。

雖以陸公有杜之心事。有蘇之才分。而驅使得來。亦不離乎熟之逕。氣運使然。豪傑亦無如何耳。

放翁詩善用痕字。如窻痕月過西水面。痕生驗雨來之類。皆精鍊所不能到也。

放翁稽山行五言一首。意擬吳趨燕歌之製也。何以共烹煮句法猶近。

放翁以寶章閣待制。修實錄訖。卽致仕。優游鏡湖。耶谿閒。久領林泉之樂。筆墨之清曠。與心地之淡遠夷然。相得於無言之表。固有在葉石林之上者。無論他人之未忘世諦者也。

自后山簡齋。抗懷師杜。所以未造其域者。氣力不均耳。降至范石湖、楊誠齋。而平熟之逕。同輩一律。操牛耳者。則放翁也。平熟則氣力易均。故萬篇酬肆。迥非后山簡齋可望。而又平生心力。全注國是。不覺暗以杜公之心爲心。於是乎言中有物。又迥出誠齋、石湖上矣。然在放翁則自作放翁之詩。初非希杜作前身者。此豈後之空同、滄溟輩。但取杜貌者。所可同日而語。

止齋贊讀嘉邸於孝光間過宮之事。最致慇拳。癸丑冬一詩。可覘其志矣。此極有關係詩。而吳不鈔。

陳止齋詩。吳鈔稱其得少陵一體。然氣力單窘。尙在后山簡齋之下。

王晦叔炎雙溪集詩。力庸格窘。

梅磵詩話稱。雪巢林憲、景思詩。尤、楊二公皆許之。近世三衢、鄭景龍、編宋百家詩續選。摘出羣花飛盡楊花飛。楊花飛盡無可飛等句。謂其超出詩人準繩之外云云。此句殆所謂下劣詩魔者。不知選者何以稱

之也。

陳唐卿造官務命書諸作。自白樂天秦中吟出。亦風人之旨。足以感人善俗者也。

唐卿亦有打諢處。然倫俚矣。打諢最要精雅。

水心永嘉橘枝詞三首。記永嘉土風。而以永橘起義。其第一首則專詠橘也。

薛士龍七言。以南渡俚弱之質。而效盧玉川縱橫排突之體。豈復更有風雅。而吳鈔乃稱之。

西山眞文忠公帥潭州日。會長沙十二縣宰之作。可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

姜白石除夜自石湖歸苕溪十絕句。極爲誠齋所賞。然白石詩風致。勝誠齋遠矣。誠齋顧以張功父比之耶。

周方泉氣味頗自不俗。當在姜堯章伯仲間。

高菊磵翥詩。亦有風致。不減白石、方泉。當時書坊陳起刻江湖小集。自是南渡詩人一段結搆。正何必定求如東都大篇。反致力不逮耶。

陳起絕句。如秋懷夜過西湖之類。皆工。

四靈皆晚唐體。太率不出姚合賈島之緒餘。阮亭謂如襪材窘於方幅者也。吳鈔乃謂唐詩由此復行。

徐璣之言曰。昔人以浮聲切響。單字雙句。計巧拙。蓋風騷之至精也。近世乃連篇累牘。汗漫而無禁。豈能

名家哉。趙師秀亦云。一篇幸止有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末如之何矣。右皆深悉甘苦之語。然亦惜其知專一。而不知變化。故能事止於琢句也。師秀所謂飽喫梅花數斗。使胸次玲瓏者。全在工於鍊句處耳。

戴石屏白紵歌。託寄清高。與樂府白紵詞之旨不同。

石屏有論詩十絕。其論宋詩曰。本朝詩出於經。此人所未識。而復古獨心知之。又謂胸中無千百卷書。如商賈乏貲本。不能致奇貨。此皆務本之言。而其詩純任自然。則阮亭所謂直率者也。

自唐之司空表聖。宋之敖器之。皆精於評語。爲譚藝家所推。而所自作。皆未能與所評相稱。若嚴滄浪五言數篇。稍與所談徵中。閩怨懊儂諸小詩。亦不減唐賢風味。但惜不多見耳。

朱繼芳靜佳乙稿。俞桂漁溪稿。皆有秀韻。杜旃癖齋集。長句亦有風格。

戴昺石屏之從孫也。其答妄論宋唐詩體云。性情元自無今古。格調何須辨宋唐。語意自是而直率逞快者。未必不因乎此。

後村齊人少翁招魂歌諸篇。得長吉韻致。

阮亭嘗謂後村詩專用宋事。畢竟欠雅。蓋直作故事入聯中。非如讀崇甯長篇。題繫年錄諸作。咏感時事之謂也。

文信國亂離六歌。迫切悲哀。又甚於杜陵矣。

黃希聲文雷、昭君行一篇。序中辨從來作者沿襲之誤。甚與本事相合。按漢書郅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願朝。竟甯元年單于入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此與贊語中所述孝文妻以漢女增厚其賂云云。情形迥乎不同。不得以和親事一概而論也。

吳惟信中孚小詩極有意味。不獨吳下老儒爲之下拜而已。

何潛齋夢桂深於易。吳鈔謂其詩淳朴。阮亭則與王義山同評爲酸腐庸下者也。

梁隆吉嘗以登大茅峯詩繫獄。蓋宋末詩人一志士也。此種當與天地間集諸詩同作知人論世之慨。不必盡以格律律之。

牟獻之題淵明圖序云。江州刺史王茂宏諸孫。已荷朝寄。猶知有賦歸去來者。於此時遺白衣擔酒遠餉。邂逅一醉。大是奇事。集中九日詩僅兩首。而王宏所餉已酉九日。十有餘年略不見於詩。此翁志節耿亮。與秋俱高。固不暇於歲歲皆詩。此中有眞意。欲辨已忘言。正當求之言句之外可也。此論固獻之以自寓。然亦翻舊生新。（屠易錄稱其九日詩序。發前人所未發。倘指此耶。）

皋羽諸樂府。慷慨飛動。騷之裔也。然帶巫覡氣。故非盛世之音。

皋羽晞髮近稿一卷。詩五十首。皆近體。卽阮亭所謂才盡者。（後附天地間集十餘首。卽阮亭所謂此太寥寥。當是不完之書。）

南渡自四靈以下。皆摹擬姚合、賈島之流。纖薄可厭。而谷音中數十人。乃慷慨頓挫。轉有阮陳杜少陵之

遺意。此則激昂悲壯之氣節所勃發而成。非從細膩涵泳而出者也。

天台山人黃星甫嘗於粵中詩社試枕易詩。推爲第一。考官李侍郎應祈批詩題莫難於枕易。蓋以其不涉風雲雨露江山花鳥。此其所以爲難也。然後四句頗寓易代之感。此則文外寄託。元初之詩。亦宋一二遺民開之。況其詩半在入元後所作。似乎入元亦是。若另爲數卷。以別於元人。其庶幾可乎。

林同魏孝子詩。以陟屺望母。不比狄參軍之望雲。亦前人所未道。

周草窗詩。肌理頗粗。

許彥周詩話云。覺範題李翰畫像。當與黔安並驅。然其他篇。亦有氣格近山谷處。